

口若悬河

某大学礼堂座无虚席，过道、周边、门窗外都挤满了人。

几台摄像机正对着讲台拍摄。

讲台后的特大屏幕上显示着神女半侧躺卧的全身照片，清晰而巨大，将神女那低垂的双环发髻，白里透红的脸庞、微蹙的双眉、紧闭的双目、窈窕的身材、丰满的胸部、素白的古代衣裙以及五花大绑捆缚她双手的绳子，都展现得细致入微。

大屏幕的下部又分割出若干小画面，分别显示宝剑、铜镜、银梳、瓷瓶的照片。

陶釜的声音在礼堂中回荡：“……根据藏胞民间的传说，她又被发现于神女山市的神女山上，所以雪灵医生、卓玛医生、旺堆老人和我一致同意，为这位唐代少女的冻尸命名为‘神女’，并获得了上级领导和有关专家的首肯，神女的发现经过我算如实地介绍给大家了。”（请看科幻海洋丛书《神女之谜》）

讲台上的陶釜身穿一身白色的西装，英俊潇洒，才华横溢。他表情生动地做着手势，继续口若悬河他说：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我们的神女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被捆缚着冰冻在雪山上的冰层之中？历史没有留下任何有关的记载，根据现有的材料，首先，我们确定她是唐初时代的人，主要根据是，她头上的发式和身穿的衣裙都是唐初最流行的。她所用的宝剑、铜镜、银梳等物品和她所处的冰层，经年代鉴定，也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我们研究了她的发髻。在古代，一个人尤其是女性所梳的发式，往往代表她的身份地位、年龄及婚姻状况。神女所梳的这种发式叫‘双环髻’，又称‘丫环’或‘丫鬟’。为了和梳在头顶上的双环高髻相区别，又称‘垂环’、‘低环’。这种发式梳法简洁，式样大方，劳作方便，多为年轻的平民女子、侍女和婢女所接受和喜爱。以至于后来‘丫环’一词便成了年轻婢女的代名词。当然，也并不是所有梳此发式的都是婢女，因为这种发式是唐代未出嫁少女中最常见的发式之一，虽然未婚少女不一定全梳这种发式，但梳这种发式的一定是未出嫁的少女，这在当时是约定成俗的。唐代诗人杜甫曾在诗中描写有些地区由于战乱，男丁减少，以至于不少女子年龄很大连出不了嫁，‘至老双环抵垂颈。’我们的神女也梳这种发式，由此可以证实两点：一是她是未出嫁的少女；二是她的身份不会很高，即绝非贵族。从她身上几乎没有什么首饰，也没有矫揉造作的化妆来看，也佐证了我们的推断。但她那高雅的气质、娇嫩的肌肤和不俗的雪白衣裙，又不像一般的粗使丫环。那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从外表看她身材秀美，给人一种纤细柔弱之感。经过我们科学地检查后发现，她身体其实很健壮，肌肉也比一般的女子发达。尤其是她的心脏呈现出一种较肥大的状态。这不是病态，而是长期从事大运动量的结果，多为舞蹈演员和运动员所特有。因此我们推断神女从事舞蹈职业的可能性最大。”

陶釜略微停顿继续说：“那她怎么会出现在偏僻荒凉的青藏高原呢？公元7世纪，正是唐朝全盛时期，其文化、经济和科技都居世界前列。地处大唐西南的藏王松赞干布，也在同时期平息内乱，建立了吐蕃王朝。他非常仰

慕唐朝的先进文化，渴望与唐朝交往。

派使臣前往长安求婚。几经周折终于如愿。赴藏和亲的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为汉藏人民友好交往与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文成公主。据历史记载，文成公主入藏的随行人员有 25 名年青美貌的侍女、一个乐队、许多工匠和卫士、厨役、医师等。我们猜测神女应该是随文成公主入藏的侍女或乐队中的琴师、舞伎。不过，我有另一种大胆的设想。

根据神女用的瓷瓶内残留治刀创伤的草药；作为装饰和兵器两用的梳子；以及铜镜画面中琴中拔剑的动作。提示我们神女极可能是一位才华横溢、技艺超群、武功高深的侠女！

她可能负有特殊使命，就是贴身保卫文成公主的安全。虽然文成公主一路上有送亲使礼部尚书李道宗率大军护送，但卫兵多为男士，接近公主多有不便。长途跋涉，也难免有疏漏和意外之处。公主身边有个贴身保镖，可以预防万一。我想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措施起到了作用，文成公主安全地到达了柏海，也就是今日的札陵湖和鄂陵湖一带，与前来迎亲的藏王松赞干布汇合。之后又顺利地到达了吐蕃首都逻些，也就是今日的拉萨。而我们的神女却为此被俘并献出了生命。你们看，神女的剑上不是还有敌人的血迹么！如果说文成公主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巾帼英雄的话，那我们的神女便是无名的巾帼英雄！”

全场听众为陶釜的精辟言词鼓起了掌。

一个坐在前排的女学生站起来发问道：“陶釜先生，神女为什么会出现在人迹罕至的雪山上？而且，在这冰天雪地的环境里，您不觉得她穿得过于单薄了吗？还有，若说她曾经搏斗过，却为什么发型不乱，衣饰整齐干净，毫无伤痕血迹，不像搏斗过的样子呢？”

陶釜微笑着看了看那个提问题的女学生说：“这位小姐观察敏锐，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难题，的确将我难住了。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神女苏醒过来回答的问题。”

陶釜幽默的回答使礼堂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一个男学生站起来问：“陶釜先生，关于雪灵小姐与神女长得如此之像的问题，雪灵小姐认为是纯属巧合。但也有人认为她们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如孪生或者克隆关系等。但这又出现一千几百年的时差无法解决，您对此有什么高见？”

陶釜风趣他说：“我原来打算写科幻小说来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发现你比我更善于构思科幻小说……”

陶釜的话立刻被笑声打断。

一个记者模样的年轻小姐挤上前问：“陶釜先生，我是《爱情》杂志社的记者。我想问一个有关您个人的问题。听说自从您探险的事迹在电视台播出后，您已经收到了数千封求爱信。但有传言说您已经和雪灵小姐恋爱了，还有传言说您是和卓玛小姐恋爱了，不知是否确有其事？您今后打算怎样对待爱情问题？”

“记者小姐，数千封这个数字已经保守了。我非常感谢这些姑娘们的厚爱，如果法律和条件允许的话，我真想把自己克隆一万个，让大家都称心如意……”

人们鼓掌大笑。

又一个女记者问道：“我是《流行时装》报的记者。雪灵小姐所穿的白

色中式衣裙，已是当今姑娘们追求的最时髦的服装之一，今天与会的不少小姐都穿着这样的衣裙。陶釜先生，您能说一下雪灵小姐为什么喜欢长年穿这样的中式衣裙吗？”

“这种服装源于民国初年，和旗袍一样都是中式女服的代 表。雪灵小姐之所以喜欢穿传统的中式衣裙，据我所知，是因为她非常热爱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我们中国的传统民族服装，不光是汉族的美，藏族、彝族、苗族、布依族、白族等等的服装，都是世界上最美的服装！”

全场热烈鼓掌。

一个姑娘站起来问：“陶釜先生这么赞美中国传统的民族服装，为什么自己却穿西装呢？”

陶釜调皮地回答：“如果你们都喜欢我穿中式服装的话，下次我就穿长袍马褂来给你们作报告，恐怕那时求爱的姑娘就都跑啰！”

全场爆发出的笑声，淹没了许多人七嘴八舌的问话……

不速之客

神女山市疫情研究所的半球状屋顶如同倒扣在草原上的一只透明巨碗。会客厅、汽车库、直升飞机库、药用植物园、药用动物养殖房和带游泳池的健身房等六个小半球屋顶，半内半外地镶嵌在周围，从高处看去像一朵六瓣梅花。本来，除了四周围墙不透明外，半球状屋顶都应该是透明的，但此时里面似乎湿度很大，凝结着一层水气，从外向里看一切都模糊不清。

疫情研究所的一侧，可遥见神女山市的高层建筑群。另一侧的远处，便是直插蓝天的神女山群峰，山顶终年不化的冰雪一片银日。

疫情研究所大门紧闭。大门上方的一个大屏幕左半边画面显示着一则通告：我所现因有危险病毒细菌观测任务，谢绝一切来访。为了大家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请来访者迅速离去。谢谢合作！

大屏幕的右半边画面不时地显示着鼠疫、霍乱、拉塞热、伤寒。爱滋病、狂犬病等各种危险细菌和病毒的显微照片及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说明。

疫情研究所的地下试验室内，布满了各种试管、药液和电子仪器。身穿工作服的雪灵医生正在观测着试验数据。

雪灵年龄 20 多岁，身材中等偏高，苗条匀称，瓜子脸白里透红，乌黑的大眼睛明若秋水。与神女极为相似，只是在秀美中多了几分冷艳。

“雪灵老师！”墙上的大屏幕亮了，显现出卓玛的身影。卓玛也 20 多岁，身材小巧，穿着淡紫色的藏式上衣，赭色藏袍，五彩围裙，披散着众多的小辫。圆脸上总带着温柔的微笑。

雪灵头也未回地摆摆手，示意卓玛等一下，自己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仪器小屏幕上不断显示的曲线和数据。

终于，仪器将复印好的试验数据缓缓送出。雪灵有些失望地轻轻叹了一口气，身体后仰，将头靠在椅子靠背上。

墙上大屏幕中的卓玛问：“试验又失败了？”

雪灵点点头，回答说：“这种溶剂也不行，已经是第 421 种了。看来只有指望艾丽的渗透剂了，她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了，卓玛，有艾丽的回音吗？”

“没有！我担心电脑有遗漏，电子信箱、电话录音，还有平信邮件，我都查遍了。

老师，艾丽靠得住吗？”

雪灵转过身说：“艾丽是个热心的人。在上海上大学时，我们是关系不错的同学。

以后，我多次帮过她的忙，我想她会帮助我的。不过，她这个人办事不声不响，不动声色，然后突然让人大吃一惊。我希望她这次也能突然给我们一个惊喜……噢，卓玛，有什么事吗？”

卓玛抱怨他说：“老师，你已经一夜未睡了，早点也放凉了，再晚就该吃中午饭了！”

“好吧，我这就休息！”雪灵站起身，关上仪器。“卓玛，你大概也一夜没睡吧，信件多吗？”

“多死了！不算电子信件就得装两麻袋。你看！”屏幕中的卓玛双手各提起一大捆信件向雪灵显示，“还有好多呢！尽是给老师你的，求爱的，请你去工作或做客的，还有认亲的……”

雪灵皱起眉头：“这些人真讨厌！只怪那些记者，瞎说一气，弄得咱们无法正常工作。以后这类信件不必看了，全销毁！看来还得再向贡布市长反映一下，光不许人来访参观还不行……”

卓玛微笑道：“不能全怪别人，只怪老师长得太漂亮了，人见人爱。有的老夫妻想认你做干女儿，有的小朋友想要你做姐姐。不像我，想给谁当干女儿还没人要呢！”

雪灵脸色缓和下来，边洗手边笑着瞟了屏幕中的卓玛一眼：“鬼丫头，你也打趣我！”

大概给你的求爱信也不少吧？说不定你可以从中选上一位白马王子呢！”

卓玛的脸红了：“瞧阿姐说的！现在哪还有什么骑白马的王子，尽是些夸耀自己有多少钱，有多少轿车和别墅的肤浅家伙。我也把它们全销毁……”

雪灵脱去工作衣帽，露出了镶粉红色边的雪白大襟平袖中式上衣和几乎拖地的白色百折长裙，显得袅袅婷婷，冰清玉洁。她对着镜子略整理了一下额前的刘海儿，然后将乌黑的披肩发用淡粉红的手帕在脑后系成一束。

“卓玛，把早点给我热一下，送到冷藏室去吧！”雪灵说着，走出试验室。

卓玛把牛奶放在电炉上，然后她拿出带电话功能的遥控器，按着电话号码。遥控器上的小屏幕亮了，出现了陶釜的脸，周围人影晃动，一片嘈杂喧闹之声。

屏幕上的陶釜眉开眼笑：“哈，是卓玛！真高兴接到你的电话！有事吗？”

卓玛笑着问：“报告做完了吗？看来你挺得意，效果一定不错吧？”

“那当然！”陶釜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可惜你没听，精彩极了，掌声、笑声不断。现在我正为崇拜者签名呢，签得手好累。你们那儿怎么样，是不是还门庭若市呀？”

卓玛笑着摇头：“现在我们这儿已不是门庭若市，而是门可罗雀了。贡布市长前几天发了指示，没有他的亲自批准，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来我们这儿参观采访。

还派警察天天来巡逻。赶走了那些赖在门口不走的人。我们又在门口

放了危险细菌和病毒的照片，吓得人再也不敢来了。雪灵老师讨厌有人来打扰她，而且我们有工作任务，不像你自由自在，可以到处夸夸其谈，大出风头。怎么样，出风头的滋味好受吗？”

陶釜笑了：“我是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掩护你们得到安宁……”

卓玛咯咯地笑起来：“得便宜卖乖……”

“对了，”陶釜问，“好像有一家小报登出了雪灵练剑的照片，是怎么回事？”

卓玛撅起嘴：“是个记者租了直升飞机，从高处透过透明屋顶偷拍的。我们已经故意加大湿度，放蒸气，让透明屋顶里面蒙上一层水气，他再想拍也拍不到了……哎呀，牛奶！”

卓玛慌忙关了电炉，端下已沸腾的牛奶。“光顾和你说话了，差点儿忘了电炉上的牛奶……雪灵老师昨天在试验室整整干了一天一夜，现在还没吃早点呢。我得给她送早点去了，有空儿再和你这个大名人通电话吧！”

“别……卓玛，等一下！”屏幕中的陶釜急忙说，“现在雪灵干什么呢？”

“她正在神女那儿，大概她们这对孪生姐儿俩正说悄悄话呢！现在每天她都要去那儿待一会儿，快和神女形影不离了。”

陶釜非常感兴趣地问：“她们都说些什么？”

“我又没有特异功能，人家是窃窃私语或是内心独白，我哪儿能听得见？”

“你呀，真笨！我现在开始练气功了，好像有点儿灵性。要不，你给她送早点时，悄悄给我拨电话，我不吭声，光听着，说不定我能听出什么来……”

“你呀，尽出鬼点子，想让雪灵老师骂我是不是？再见！”

地下冷藏室内，宽广如厅。四周是坚固的水泥墙，布有众多的自动仪器仪表。室中心有一个很大的透明有机玻璃罩，里面停放着一辆电动气垫担架车，装有神女的透明低温冰箱便停放在这辆担架车上。旁边还放有装神女剑的长条小冰箱。

雪灵坐在一个沙发上，望着神女一动不动地托腮凝思，两者真如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

冷藏室的大铁门无声无息地自动打开，卓玛端着装有热牛奶和糕点的托盘走进，铁门又自动关闭。

卓玛走到雪灵身边，轻声道：“阿姐，请用早点吧！”

雪灵微微一惊，哦了一声，接过卓玛递来的牛奶。

卓玛含笑说：“你们俩真成了形影难离的孪生姐妹。”

雪灵仍然凝望着冰箱中的神女，似乎还没有从沉思中醒悟过来，喃喃他说：“我小的时候就经常梦见有一个长得和我一样的人，就是她现在这个样子……有时，也弄不清我们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经常感觉好像是我自己穿着古装，舞剑，弹琴，跳舞，打打杀杀，又吟诗作赋。也常常觉得被人捆绑着，不能动，一着急就梦醒了……发现神女后，我又很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梦境……”

雪灵瞥了卓玛一眼，呷了口牛奶，“这全是梦见的……真是个谜……”

“不是有报道说，孪生姐妹或兄弟之间有一种心灵感应……”

“也许吧，只是时空开了个大玩笑，让我们出生时间间隔了一千多年……”

卓玛把托盘放在雪灵前边的茶几上，说：“现代技术可以根据指纹、血型 and 遗传物质来判断人的血缘关系，咱们是不是……”

雪灵摇摇头：“咱们自己目前没有这类设备，做不了。而且神女已经定为国宝级文物了，任何检测都要有关部门批准，弄不好又会满城风雨。咱们现在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还是小心谨慎点儿为好。”

“咱们自己对一对指纹或唇纹什么的总是可以的吧，阿姐不是拍了不少神女各部位的照片吗？”卓玛说着，朝雪灵狡黠地一笑：“也许我说晚了，阿姐自己早已经对比过了……”

雪灵默默地垂下眼帘，好一会儿才说：“这事不要传出去，也不要告诉陶釜。他这个人好吹嘘，爱出风头，又是做报告，又是接受采访，万一说漏了嘴，恐怕麻烦接踵而至……其实，他出风头的滋味并不见得好受，光那些记者和求爱的姑娘就够他应付的。”

哎，对了，他今天是不是又在做什么报告？”

卓玛微笑着点点头：“我刚和他通完了电话，他报告刚完，正在给崇拜者签名。我问他出风头的滋味怎么样？他说他是自我牺牲，把新闻界的火力都吸引到他身上，掩护咱们得到安宁。要不，现在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累成什么样了？”

雪灵摆手制止卓玛道：“算了，别打扰了人家出风头的雅兴……”

这时，卓玛怀中的遥控器发出音乐声。卓玛摸出遥控器，按了一下键，中心电脑的声音立刻响起：“我是中心电脑！卓玛医生、有四位未经预约的不速之客到了。其中一人自称是露易丝·艾丽，我的记忆库里有这个名字的记录，特此通报。”

遥控器上的小屏幕上，显示出疫情研究所大门外的两男两女四个外国人和他们身后一架庞大的飞机。

雪灵急切地抓过卓玛手中的遥控器，兴奋地叫起来，“真是艾丽来了！这个艾丽，果然又来了个突然袭击……卓玛，快跟我去迎接客人！”

疫情研究所门外，来客中的艾丽，年约 35 岁，碧眼金发，身材中等，一身米黄色的西装。她异常热情地拉着雪灵的手说：“我的老同学，你真令人羡慕，不光在事业上，过了这么多年你仍是那样年轻漂亮。在上海上大学时，你还是个小姑娘，学习成绩却令所有的人吃惊。我们外国同学都叫你‘东方女神童’、‘江南美人’，你还记得吗？”

雪灵脸上流露出少有的俏皮神色，伸出一个手指：“你少了一个字……”

“江南冷美人！”艾丽哈哈地笑起来，“这是因为很难看见你露出笑容。”

雪灵也笑了，然后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和助手卓玛医生。卓玛，见过艾丽老师！”

卓玛有些腼腆地上前，对艾丽鞠躬行礼：“您好，艾丽老师！”

艾丽打量着卓玛，称赞道：“能干的藏族姑娘，很漂亮！真是名师出……好学生，噢，这么讲好像不大正确，我忘记了这句中国成语应该怎么说……”

她身旁那个穿 T 恤衫、牛仔裤、金发披肩的姑娘提示道：“老师，应该是‘名师出高徒’。”

艾丽点点头：“对，对，是这样。噢，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合作者。他们都是中国通。”

这是我的助手克拉娜；这位是史密斯教授；这是试验员雷姆。晤，雷

姆好像被屏幕上这些可怕的细菌病毒照片吓住了！”

“欢迎各位光临！”雪灵一一点着头，“这些照片不是针对你们的。各位放心，请跟我来！”

雪灵引客人走进大门，进入客厅。她对艾丽说着：“我一直在进行人体组织冻伤复原的治疗研究。动物试验证明，我的再生素可以使冻伤的细胞再生复原。但如果等冻僵的动物肌体解冻复温后再注射药物，药物随血管扩散到全身细胞时，不少冻伤严重的细胞在这段时间已经不可逆地死亡了。同时，为了防止复温解冻时细胞再次受伤，也必须在解冻前加入保护药物，这就需要有一种在很低温度下还具有很强渗透能力的溶剂，这种溶剂对人体组织无害。还要很好地溶解我的再生药物而不发生化学反应……”

“这大概是为了复活神女作准备工作吧？”艾丽说着，伸手拿过克拉娜手中的小提箱，打开，里面有很多小格子，每格都有一个装有溶剂的小瓶：“根据你提供的数据和要求，我带来了好多种低温渗透溶剂供你选择。”

雪灵高兴地取出一瓶看着：“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马上去测试一下……”

艾丽点头：“当然可以！不过，还是让我们的助手去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最好先带我们去看看你的神女。”

雪灵略一犹豫，随后还是点点头道：“好吧！卓玛，你和这位克拉娜小姐去测试一下，然后也带她到冷藏室来。”

卓玛微笑着向克拉娜点点头，俩人提箱而去。

雪灵引艾丽等人走入地下通道，一道道门在雪灵到来时，自动亮灯打开，待众人过后又自动关闭。

雷姆有些失态地扭头到处乱看，被史密斯用眼色制止。

临近冷藏室的大铁门时，雪灵回身做了个手势：“对不起，请在这儿等一下！”

雪灵上前，铁门上的照明灯和红色指示灯亮了。雪灵打开隐蔽在一侧墙上的一个密码箱，按动着密码。铁门上的红色指示灯变成了绿色，铁门缓缓地自动打开。雪灵回身说：“请！”

众人走进了冷藏室，围在有机玻璃罩旁，观看着里面冰箱中的神女。

冰箱内的神女栩栩如生。

旁边的神女宝剑寒光闪闪。

艾丽赞叹道：“真是绝妙极了！都说你们很相像，我看简直是一模一样！我真以为你们是一对孪生姐妹。”

雪灵微笑道：“可事实证明她是 1000 多年前的古人。年代测定时有多位国际专家在场，而且几种方法测定的结果完全一致。这是不容怀疑的。”

“是的，是的！”艾丽点着头，“如果她真的复活了，你们俩在一起如同一对孪生姐妹，那将是多么有趣呀！不知你复活神女的计划什么时候能实施？”

“这……目前还很难说。”雪灵看了一下手表，“这儿温度较低，是不是请各位到客厅……”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史密斯开口了，“雪灵小姐，我非常钦佩您的才华，但又可惜您在这里是不会有太大的作为的。您这儿的设备在国际上并非一流，您所能获得的资金也非常有限，最重要的是主动权不在您的手里。比如说您复活神女的计划吧，您这个职位低微的小医生是决定不了的。能决

定这项计划的主管部门，会认为神女是一件珍贵的文物，而不是您的病人或试验品。甚至神女在您这儿存放都是暂时的，大概一旦博物馆的冷藏展厅建成，神女将不再归您研究……”

“不！”雪灵警惕起来，盯着史密斯说：“我相信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史密斯笑着摇了摇头：“您的回答已经流露出缺乏自信的口气。不过，在我们那里，有世界第一流的试验室和最先进的设备，并有大型医院相配合，资金雄厚。而且，试验室主持人的位置还空着，如果您能去的话，这个位置便非您莫属……”

雪灵坚决地回答：“我目前在这里工作得很好，还没有去任何别处工作的意向。谢谢您的盛情邀请！如果你们邀请我去你们那里参观或作学术交流的话，也许我会考虑的。”

不过也得看我是否有时间……”

雷姆忍不住叫道：“到我们那里，你会成为亿万富翁！”

“我是个医学家，不是商人！”雪灵冷冷地扫了雷姆一眼，回头质问艾丽：“艾丽，你不觉得你带来的这些人过于冒昧了吗？”

艾丽木然摊开双手：“我并没有这种感觉……”

“雪灵小姐，请不要生气！”史密斯忙解释着，“雷姆先生没有把话说清楚。他的意思是您到了我们那里，资金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您可以继承一大笔财产。您的父亲非常富有，但却年近古稀而又体弱多病，他一直在寻找您，您是他的女儿，是他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雪灵一下子变了脸，声音严厉起来：“史密斯先生，您不觉得您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吗？”

这时，门开了，卓玛和克拉娜走了进来。卓玛兴奋他说：“老师，有三种溶剂完全符合要求，而且……”卓玛忽然感到气氛不对，疑惑地住了口。

“这决不是玩笑！正好卓玛小姐也来了，请一起耐心听我讲一个你们会感兴趣的小故事。”史密斯踱了两步，“大概 26 年前，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他们十岁的女儿林珊举家迁居国外。不久，他们具有舞蹈天赋的女儿考上该国有名的舞蹈学校。但高昂的学费又令他们喜中生忧，不得不去想办法弄钱。不幸的是他们开车出了事故，夫妻俩双双丧生。就在林珊孤立无援之际，她碰上了一位好心的老板。老板答应林珊去他的试验室业余打工，并预支了足够林珊付学费的工资，使林珊顺利地上了学并有了生活的依靠。以后，这个老板又多次对林珊给予照顾。也许是出于感激之情吧，林珊竟和是她年龄三倍的老板有了一种暧昧的关系。后来林珊惊恐地发现自己怀了孕。按校规，这是要开除的，而该国的法律堕胎属于非法。老板又想要这个孩子，他建议林珊以生病的名义休学一年，秘密地生下孩子后再恢复学业，所有的费用由他担负，并资助林珊完成学业。林珊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只得答应了。还算一切顺利，林珊在老板的一处秘密别墅深居简出，直到临产前不久，事情突然发生了变故。老板全家被当地黑社会组织杀害，他自己也受了伤，一时下落不明。林珊幸运地逃脱了劫难，秘密回到中国，于一个雪夜在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婴。当时林珊 16 岁，自己还是个孩子，生活无着，不得不将这个女婴遗弃在医院里。从此，林珊就消失了。”

讲到这里，史密斯停顿下来，观察了一下雪灵的表情。

雪灵尽管表面竭力抑制着，但是情绪已明显发生了变化。

卓玛听得呆了，一时不知所措。

史密斯继续讲着：“这个女婴被送进孤儿院。很快，孤儿院老师发现，这个女婴不但健康漂亮，而且是个少有的神童，一岁半时已经能流利地朗读书报，并颇有舞蹈、音乐天赋。因此，她成为孤儿院引以骄傲的资本。社会上不少家庭想收养这个女孩，都未能如愿。有一个叫许兰的青年女舞蹈演员，一直义务为孤儿院当业余舞蹈教师，坚持了五六年之久，并多次在社会上为孤儿院募捐，大概感动了孤儿院的领导，让她如愿以偿地领养了那个已经九岁的神童女孩。许兰当时也只有二十四五岁，因此她们的领养关系是姐妹。开始姐妹俩的关系还是很和谐亲密的，许兰也名气渐大，这是因为她挖掘整理并主演了诸多早已失传的中国古代著名舞蹈。也就由此姐妹间开始闹起了矛盾。妹妹认为，这些舞蹈基本都是她在下意识和朦胧中跳出来的，姐姐只不过略加整理，便独占了这些成果，而从不提及这些舞蹈与妹妹有关。甚至怀疑姐姐收养她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些舞蹈。妹妹赌气住到学校里不回家。许兰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许妹妹在外面跳舞，并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妹妹报考舞蹈学校的事儿搅黄了。于是，姐妹俩公开反目，妹妹声称要与姐姐脱离关系和对簿公堂。敏感的新闻界马上对此大做文章，一时沸沸扬扬。许兰感到了很大的精神压力，经常远避他乡。不料在中国西北开车出了车祸——又是车祸！

虽然伤不太重，但是暴风雨却使救援来得太迟，许兰因严重冻伤而不得不截除了受伤的一条腿和另外一只脚，面部也因冻伤而难以恢复原来的容貌。也就是说她残废了，舞蹈生涯也从此终结。而她的男友不仅无情抛弃了她，并卷走了许兰的财产，简直是雪上加霜。而许兰唯一的亲属，也就是那位妹妹，还在生她的气，尽管医院多次带信儿来，她仍固执地不肯去医院看望已经完全绝望的姐姐。后来，大概妹妹终于念起了数年的姐妹之情和养育之恩。当她捧着一束鲜花走进医院时，为时已晚，许兰已在几个小时前绝望地自杀身亡。妹妹追悔莫及，哭得昏死了过去……”

此时，雪灵已泪如泉涌，身体在颤抖。

卓玛慌忙上前扶住了雪灵，并生气地质问史密斯：“你们为什么要说这些事儿，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你们……”

雪灵对卓玛摆了一下手，声音颤抖地低声说：“卓玛，我没事……”

史密斯似乎对故事的效果早有预测，他十分得意地继续说：“以后的事也许卓玛小姐也知道了。这位妹妹从此像变成另一个人一样，她拒绝舞蹈学校的免试入学和优厚的奖学金，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医科大学，成为该校当时最年轻的大学生之一——当时她只有14岁多一点吧，并且用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一般人6年才能完成的学业。同时，她开始一成不变地长年穿着许兰最喜欢穿的白色中式衣裙……但这又和雪灵小姐在国外的父亲有什么关系呢？请看这两张照片！”史密斯拿出两张照片，举在手中，“这张是已在社会上消失了的15岁的林珊小姐，这张便是20多岁的许兰小姐，看她们的体形和脸形是多么的相像！虽然面容有一些差异，不过我这里有一份某医院的整容病历可以解决这些差异，尽管上面用的是假名字，但整容前后的效果照片却不是假的……”

雪灵踉跄了一下，几乎摔倒，卓玛忙用力扶住了她：“雪灵老师……”

史密斯使了一个眼色，克拉娜忙上前，一边做出去扶雪灵的样子，一边拿出一叠纸巾。

卓玛扶着雪灵，急切他说着：“不，老师，我总觉得他说得不会是真的，

他们有意编些谎话来骗你，让你伤心，失去理智……”

雪灵猛然醒悟，不由哦了一声。这时，克拉娜已把手中的纸巾凑至雪灵面前，做出为雪灵擦眼泪的样子，纸巾中却突然喷出一股白雾，直扑向雪灵的口鼻和眼睛。雪灵没有防备，吃了一惊。但立刻敏捷地做出反应，闭气偏头，一把抓住克拉娜拿纸巾的手一拧，克拉娜手中的纸巾落地，隐藏其中的一个极小的喷雾器滚现出来。

雪灵厉声问：“你给我喷了什么？”

克拉娜慌乱地躲闪着说：“噢，是新型的气化镇静剂！怕你情绪太激动出问题……”

“不对！”雪灵说着，见凶相毕露的史密斯和雷姆同时从两侧逼近过来，叫了一声“不好”，猛将克拉娜往史密斯身上一推，挡住史密斯，并一下把卓玛拉到自己身后：“卓玛，快报警！”

雷姆两只毛茸茸手臂向雪灵猛抓过来，雪灵一闪身，只见宽大的裙摆一动，裙中一脚闪电般飞起，雷姆小腹上挨了一腿，惨叫一声摔了出去。

此时卓玛已操纵遥控器，急急呼叫：“陶釜，快报警！有强盗！快来！快……”

一道激光打在卓玛手中的遥控器上，遥控器被击穿了一个洞摔到地上，激光又连续射来，遥控器瞬间成了碎片。卓玛吓得呆住了。

手握激光枪的史密斯疾步靠向卓玛，雪灵欲采取行动，却力不从心地脚下一软，一个踉跄。史密斯已扭住卓玛的手臂，并用激光手枪顶住她的头，威胁说：

“雪灵小姐，请不要动！否则，卓玛小姐的头上也会出现一个洞。您的中国功夫现在已施展不出来了。”

雪灵看着史密斯手中的激光手枪，没有再动。厉声问：“你们打算干什么？别忘了这是在我们国家！”

克拉娜也摸出激光枪，冷笑道：“但是在这个小范围内，我们占优势！”

史密斯道：“雪灵小姐，我们受您父亲之托，接您去继承财产和主持实验室。由于您不配合，我们只好出此下策。不过，您以后会感谢我们的。如果您想以后卓玛小姐仍活着给您当助手的话，请您绝对服从我们，不得有任何反抗的动作。我想，您不会拿卓玛小姐生命开玩笑吧。而且，刚才已经给您喷射了快速失能剂，虽然对您的健康无害，但是您的肌肉松弛，浑身无力，是无法发挥您的中国功夫的。因为我们不希望因您反抗而不得不打伤您。”

雪灵已经明显地感到药物的作用，气愤他说：“你们真卑鄙！”

克拉娜从艾丽手上的提包中拿出一根短绳，走近雪灵，说：“雪灵小姐，请背过手来！也许用手铐更保险和更舒适一些，可是送手铐的家伙误了事，我们只好用绳子了，实在委屈你了。待会儿我还可以用长的绳子把你捆得和神女一样，一定很有趣。”

克拉娜反扭雪灵的手臂仔细地捆好，又用一团医用棉花堵住了雪灵的嘴，并用一条绷带勒住，防止雪灵吐出堵嘴的棉花。

克拉娜又反捆了卓玛的双手，也用棉花堵住了她的嘴。

雷姆还坐在地上捂着肚子哼哼，史密斯板着脸命令：“行了，你该起来干活儿了！

动作快点儿！”

“你们要是早半分钟给她喷药，也许我不会挨这一脚……”雷姆嘟咏着，

捂着肚子爬起来，和史密斯一起打开罩住神女冰箱的有机玻璃罩，发动载有神女的电动气垫担架车……

云天角逐

仍被崇拜者包围的陶釜，对着自己的手表电话发呆……

这时，穿旗袍的女主持人匆匆挤过来，说：“陶釜先生，电视台的记者来了，请您过去……喂，您怎么啦？”

“噢，对不起！”陶釜指着手表说，“刚才电话铃响了，我打开通话开关，只听见卓玛叫了一声“快来”，便没有声音了。我给卓玛打电话，什么回声也没有，打疫情研究所总机的电话，都是那个傻瓜一样的电脑让我留言……我担心出了什么事儿……”

女主持人安慰道：“不会吧！我想可能是无线电话系统哪个环节出了什么故障……”

“不对！为什么总机能叫通，她们却叫不通呢？而且，卓玛的叫声好像很急很惊恐，若没有紧急情况，卓玛是不会这样的……不行！我必须马上赶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陶釜说着，起身分开人群，向外挤去。

女主持人忙叫：“陶釜先生，那下面的活动……”

“对不起，下面的活动我不能参加了！你代替我好了……”

女主持人哭笑不得地摊开双手说：“我怎么能代替你呢……哎，陶釜先生……”

礼堂门口人群拥挤，通路不畅，陶釜急中生智，纵身跃窗而出，急奔向礼堂外广场上停着的一架黄色小型飞机。他动作敏捷地爬进座舱，顺手脱下西服，拿起头盔戴在头上，匆匆发动飞机。

飞机几个向下的喷气口开始喷气，托着飞机缓缓垂直升空，升到数十米高度后，就向前倾斜着急速爬高，很快便成为天空中的一个点。

众多涌到礼堂外的崇拜者们，不由赞叹有声。一个穿白色中式衣裙的姑娘情不自禁地挥动双手叫：“太帅了！这才是真正的白马王子！”

从神女山市开来的一辆警用越野车，正向疫情研究所方向驶去，执行着每天例行的巡逻任务。

车上坐着的是一老一小两位警察。微胖的老警察年近 50，仰靠在座位上，半眯着眼，昏昏欲睡。开车的小警察 20 出头，身材瘦小。

前方，绿色的草原空旷无边，疫情研究所的半圆大屋顶已经遥遥在望，如同草原上的一颗晶莹的露珠。

小警察发现研究所门前有异，抱怨说：“刚清静了几天，又有人来了，有一架飞机停在那儿……”

“是吗？”老警察懒洋洋地应了一声，“那咱们今天有事干了！过去问问是哪来的……”

“这架飞机样子好怪，”小警察拿起望远镜观看。

“这架飞机又胖又大，不像一般人用的……”小警察边观察边说着，“有人出来了，像是要上飞机……穿藏袍的大概是卓玛医生。穿白衣裳的应该是

雪灵医生……怎么还有黄头发的外国人？！不大对劲儿。……”

老警察一惊，顿时睡意全无，一把抓过望远镜。

望远镜的视野中，只见卓玛和雪灵正被架上飞机，装有神女冰箱的气垫担架车也正从疫情研究所的大门开了出来。

老警察大惊失声：“她们被捆着手……是绑架！快冲上去……”

小警察也大吃了一惊，猛踩油门急速向前冲去。

老警察抓起对讲机急声呼叫：“02，02！我是70！紧急报警！雪灵医生、卓玛医生和神女正被几个不明身份的外国人绑架上了一架飞机。我现在离疫情研究所还有数公里，正全速前进，准备阻止歹徒的飞机起飞。请速派飞机来增援！”

老警察掏出手枪，探身窗外，不停地叫：“快，再快点儿！”越野车高速向前狂奔。

疫情研究所渐近，只见气垫担架车驶入飞机，机舱门迅速关闭，飞机四个引擎一齐发动，很快垂直升离地面，直入云空。

老警察气得对天连连鸣枪，一边用对讲机呼叫：“02，02！歹徒已经得手升空，正向西南方向的天空逃窜。请速派飞机堵截，……”

这时，空中一个小黄点疾飞而来，正是陶釜的飞机，它开始盘旋着降低高度。

老警察马上呼叫：“呼叫正在疫情研究所上空的那架黄色飞机，我是警察！呼叫正在疫情研究所上空的那架黄色飞机，我是警察！”

对讲机立刻传出陶釜的声音：“我是陶釜，我已经看见你们的警车！请问警察先生，发生了什么事儿？”

“你是陶釜先生？太好了！快，疫情研究所刚才发生了绑架案，雪灵医生和卓玛医生，还有神女被几个外国人劫持上一架形状庞大的飞机，飞进西南方的云层。请马上追上去，咬住它……”

陶釜吃惊得声音都变了：“什么？噢，明白！我不会让它逃掉的！”

空中，陶釜的飞机猛然爬高，向西南方向云层疾驰而去。

神女山市驻军指挥部内，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将军和其他指挥员在座。墙上屏幕上显示出贡布市长、公安局长和其他有关人员。

一位年轻的参谋正指着墙上巨大的空域示意图汇报：“……现已对这一带空域所有的飞机都进行了甄别，民航飞机已紧急转飞其他机场。7号空域有一可疑目标，正借山峰峡谷的掩护，低空向西南方向飞行。它在雷达上时隐时现，而且速度很慢，有随时降落的发展趋势，已派战斗机和直升飞机堵截。”

参谋指着屏幕另一处说：“在5号空域，陶釜的飞机由西南改向东南飞行。他大概知道了情况在搜索。但是雷达显示，他所在的空域只有他一架飞机。”

首长命令道：“陶釜现在离敌机最近，马上与他取得联系！”

“是！”一个作战参谋接受命令，快步走向另一房间。

首长站起身，表情严肃凝重，语调低沉而有力他说道：“听了神女山市报来的情况，令我十分震惊。歹徒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绑架我方重要科技人员和国宝神女，这是对我们的藐视和公开挑战。中央首长刚才在电话中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将我方科技人员营救回来，务必夺回我们的国宝神女，不许绑架的歹徒逃跑，要尽量在我国领土范围内解决问题。”

陶釜的飞机在云层边缘疾飞。机舱内的陶釜目光炯炯地四下搜索。

耳机里传来呼叫声：“陶釜，陶釜先生！我是驻军指挥部。你听到了没有？请回答！”

“听到了！我是陶釜！”

“陶釜先生，有没有发现敌机？”

“还没有！但我确信它在这一带。”

“为什么？要知道雷达显示只有你一架飞机……”

“我的机载雷达也没有显示，我估计它可能是隐形飞机。凭我的直觉，它会在这一带。因为它是钻入云层逃跑的，而这个方向大面积多云。尽管它开始是向西南方向，但西南方向有一片薄云和云层断带区，它经过那里时容易被红外雷达发现。再向西南，则是大面积的连绵阴雨区——我刚查过气象云图。那里云层虽厚，但是隐形飞机一沾上雨水——雨水是反射雷达电波的，就会失去隐形功能。所以，它不可能一直向西南飞，一定是在云层中狡猾地转向了东南……啊，发现目标！”

一侧，一架庞大飞机的身影在云层稀薄处一闪，瞬间钻入前方云层。

陶釜驾机一个侧身急转，猛追过去。同时报告：“不错，就是它！这一段云层稀薄，它又出现在我前方的视野中，四引擎，庞大笨拙……我的机载雷达仍然没有显示，它果然采用了隐形装置……”

前方，云层稀薄，敌飞机的身影越来越近，陶釜加速靠近，继续报告：“它速度不快，逃不掉的，我咬住它，为你们指示目标，速派飞机来……”

耳机里传来回答：“明白！陶釜先生，请务必咬住它，增援飞机马上到……”

这时，敌机突然射出一道激光，击中陶釜的飞机座舱，驾驶台上仪表被贯穿出一个洞，耳机里通话声嘎然而止。陶釜大惊，驾机一个横滚而去。

敌机内，雷姆高兴地大叫：“打中了！我打中了！你们看，他栽下去了！”

陶釜的飞机正冒着浓烟，滚翻着向下栽去。

驾驶飞机的史密斯说：“中国军方还在呼叫他，大概他再也不能回答了。不过，这家伙暴露了我们的位置，估计中国空军的飞机很快就会到达，我们必须马上加速离开，实施第一套方案……”史密斯回过头来向后张望。

后面，紧靠驾驶舱的便是大货舱。装有神女冰箱的气垫担架车被绳索牢固地固定在中央。一侧，卓玛背靠舱壁，被吊捆在货舱上面的固定环上，双脚也被捆绑着。另一侧，雪灵被捆绑在舱壁的金属梯上，腿上也有几道绳索，克拉娜正系紧最后一个绳结。

史密斯不满他说：“你们女人怎么还没干完？”

克拉娜检查着绳子的松紧，回答说：“这里有雪灵小姐和神女两件珍宝，我不能不小心仔细一些，以免飞机的颠簸损坏了她们，无法向老板交差。”

克拉娜检查完装作客气他说：“雪灵小姐，很抱歉，委屈你啦！”

雪灵厌恶地将目光转向舱顶，对克拉娜不屑一顾。

克拉娜拉着艾丽走出货舱，关上货舱门，拧上了锁。

“现在看看你们男人都干了些什么，听说你们击落了一架飞机……噢，我好像看见仍然有架黄色的小飞机在远远地跟着咱们

“不可能！”雷姆将怀疑的目光转向舷窗外时，不由呆住了。

舷窗外，陶釜的飞机不知何时已经拉了起来，烟雾早已消失，正远远地跟在后面。

史密斯脸色难看起来，恼怒地对雷姆说：“你这个蠢货！上当了！你刚

才并没有击中他的要害。看样子，烟雾和滚翻下栽都是他玩的小伎俩。他很精明，不会再飞进咱们激光枪的有效射程之内了。而且，我们的飞机在速度和灵活性上都不如他。不用掉他，我们就无法实施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现在你驾驶联络小飞机去干掉他！”

雷姆似乎有些胆怯：“我去？”

史密斯阴沉着脸：“是的！立刻行动！”

空中，陶釜的飞机正远远地尾随着敌机。他嘴角浮起一丝冷笑：“想打掉我，逃跑？没门儿……”

这时，敌机腹部打开，几只机械手放下一架小型飞机。雷姆操纵飞机打开折叠的翅膀，发动引擎。然后几只机械手一起放开，小飞机向下一垂，很快便飞起来，一个拐弯掉头，就向陶釜扑过来。

“不好！”陶釜大惊失色，驾机调头就跑。

雷姆紧追不舍，冷笑着连连开枪，道道激光射向陶釜的飞机。被陶釜灵活地闪过。

陶釜的飞机一头扎入云层，雷姆紧追不舍。

云层中，陶釜看着雷达屏幕上所显示的山峰峡谷，嘴角浮起一丝微笑。他猛压机头，向下钻出云层。

云层之下，险峻的山峰林立，陶釜毫不减速，驾机在峡谷中曲折疾飞。

雷姆也驾机钻出云层，一边紧追，一边恶狠狠地不断向陶釜射击。

前面，巨大的山峰石壁迎面扑来，两山之间的窄缝如同张开的巨口。

陶釜的飞机仍未减速，迅速侧过机身，一翼插天，一翼指地，瞬间飞过两山之间的窄缝。

后面追来的雷姆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山峰石壁瞬间已到眼前。雷姆吓得怪叫着，拼命拉起飞机。但是为时已晚，飞机撞在山峰上，一声巨响成了碎片和火团。

克拉娜朝舷窗外望了一下说：“我似乎听到了隐隐的爆炸声，是不是雷姆得手了？”

史密斯望着舷窗外远处山谷腾起的一股烟雾，回答说：“我想是干掉了，如果是同归于尽那就更好……噢，不等雷姆那个蠢货了！马上和‘扁鸟’联系对接！”

克拉娜戴好耳机，开始呼叫：“‘扁鸟’，我是‘强盗’！听到了没有？噢，听到了！”克拉娜偏头对史密斯说：“联系上了！”

史密斯点了一下头。

克拉娜继续呼叫：“‘扁鸟’，一切正常！请按计划进入大气层，在预定的第二空域准备与我对接，并与我同步施放雷达干扰源。好，随时注意我的呼叫。现在，准备进入90秒钟倒计时。准备，开始！”

克拉娜按动倒计时按钮，倒计时数字显示为“90”。然后便是“89、88、87……”

向舷窗外观察的艾丽忽然说：“好像是架飞机追上来了，大概是雷姆……”

“这个蠢货，”史密斯不由骂道，“偏这个时候回来！”

“怎么办？”克拉娜看了看史密斯，“把他收进机舱，起码得好几分钟时间。你看是耽误点儿时间把他收回来，还是干脆遥控起爆把他干掉？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史密斯略一沉吟，说：“不，他还有点儿用。马上命令他向别处飞，故意暴露吸引中国空军的飞机。然后去第二套方案的联络地点逃离中国国境。”

克拉娜忙呼叫：“‘袋熊’，‘袋熊’，我是‘强盗’！‘袋熊’，‘袋熊’，我是‘强盗’……这个蠢货，他不回答……”克拉娜目光转向雷达屏幕，不由一惊：“不是雷姆！他驾驶的飞机和咱们飞机一样是涂有隐形材料的，这架飞机是没有隐形装置的普通飞机……”

史密斯忙扭头向舷窗外看去，脸色一下子阴沉起来：“见鬼，怎么还是他？”

舷窗外，一个小黄点渐渐飞近，正是陶釜的飞机。

克拉娜嘲笑起来：“看来见鬼的是你派出去的那个蠢货！怎么办？如果这家伙老缠住我们不放，对接行动就会被他发现……”

史密斯恶狠狠他说：“让‘扁鸟’上的强力激光炮干掉他，然后再对接。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可以考虑第二套方案……”

克拉娜会意地点了一下头，呼叫：“‘扁鸟’，‘扁鸟’，我是‘强盗’，对接之前，请干掉我们身后的尾巴——那个咬住我们不放的黄色小家伙，然后实施对接！好，90秒倒计时时间到！启动雷达干扰源！”

倒计时数字由“1”变为“0”，克拉娜按动了—个按钮，同时呼叫：“‘扁鸟’，各雷达干扰源已启动升空，干扰开始。请马上进入大气层，准备对接！”

克拉娜驾驶飞机开始向高空爬升，她看着雷达屏幕发愁他说：“这个难缠的小家伙也跟着咱们—块爬升。他—直没有再和中国空军通话，—定是雷姆打坏了他的通讯系统。

不过，我想象不出，他是如何干掉雷姆的？看来，我们遇上了个强劲的对手……”

史密斯没有答话，只是冷冷地盯着舷窗外。

这时，高空隐隐传来轰鸣声，—个亮点渐渐变大，是—架身躯扁平宽大、只有尾翼的航天飞机，它缓缓下降着高度。

突然，航天飞机发出—道明亮的激光，击中了陶釜的飞机。陶釜的飞机—下子失去平衡，冒出—股浓浓烟雾向下载去，—头扎入云层中。

史密斯盯着舷窗外道：“这次他冒的烟可是真的起了火。就是不坠毁，也无法再纠缠咱们了，咱们可以放心对接了……”

克拉娜看着雷达屏幕，说：“他仍在下载，看样子已经完全失控……噢，目标消失——他完了！”克拉娜高兴地摇摇头，又开始呼叫：“‘扁鸟’，‘扁鸟’，我是‘强盗’！尾巴断掉，可以对接！”

“‘扁鸟’明白，马上对接！”

航天飞机‘扁鸟’和‘强盗’飞机逐渐靠近，航天飞机的腹部与强盗飞机的顶部终于对接到了一起，航天飞机伸出几只机械手，抱住了强盗飞机。

“‘强盗’，我是‘扁鸟’！对接完毕，—切正常，请交货！”

克拉娜回答：“—切正常，请作好接货准备！”

史密斯对着话筒道：“我是史密斯！我重申，货物至关重要，请严加保护，接通电源，供给氧气，保持恒温。另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货舱！如有特殊或紧急需要，货舱内的我方人员会主动与你们联系。”

“‘扁鸟’明白。请交货！”

史密斯略—停顿，道：“交货准备完毕，请吊起二号货舱！”

“‘扁鸟’明白，吊起二号货舱！”

航天飞机和强盗飞机对接处的活动门向一侧缓缓拉开，一个像集装箱似的密封货舱被吊进航天飞机，活动门关闭。

“‘扁鸟’吊装二号货舱完毕，一切正常！”

史密斯道：“一切正常。准备脱离！”

“哦，史密斯先生，还有那位小姐，难道你们不打算进入我们的‘扁鸟’去天外兜一圈吗？”航天飞机驾驶员风趣地问。

“是的！”史密斯肯定地回答，“我将留在大气层中掩护你们。估计中国空军的飞机即将赶到，情况紧急，请马上脱离。祝你们好运！”

“史密斯先生，也祝你们好运！”

航天飞机与强盗飞机脱离，航天飞机收回机械手，拉开与强盗飞机的距离，然后调整姿势，调头向上，尾部喷出熊熊的火焰，呼啸着直冲蓝天，很快消失在天外。

强盗飞机下降高度，钻入云层。

不久，远处出现四架战斗机。

这时，一个降落伞正吊着一个雷达干扰器缓缓下降。雷达干扰器突然自行爆炸。

一架战斗机的驾驶员向指挥部报告：“001，001，我是230！到达预定空域，未发现敌机，也未发现陶釜的飞机。一个由降落伞携带的雷达干扰源，已自行爆炸。但是雷达干扰依然存在，估计还另有雷达干扰源。”

耳机里传来回答：“我是001，马上扩大搜索，一定要找到敌机和陶釜的飞机，就是坠毁了也要找到残骸。”

“230明白。”

四架战斗机开始分成两组搜索。

低空搜索的“230”，在少云区发现峡谷中迫降的一架黄色小飞机，旁边还有一个晃动的小白点——是陶釜在挥动他的白西服。很快，陶釜又点燃了一个彩色发烟罐，为空中的飞机指示目标。

“230”马上向指挥部报告：“001，我是230！发现陶釜和他的飞机。飞机迫降在山谷中，损坏程度不详。陶釜本人看起来安然无恙……”

这时，耳机传来另一机组的呼叫：“230，我是237！在江边峡谷发现敌机的残骸碎片，布满山坡和江边，有的碎片还在冒着烟，像是刚撞山坠毁的。”

“230明白。”

空军指挥部内，老首长满脸阴云。

值班参谋走近，小心翼翼地汇报：“前去调查敌机残骸的直升飞机已经派出。另外，7号空域的可疑目标已经查明，是敌人企图迷惑我们的假飞机——装有简单飞行动力和导向装置、镀有银镇的飞机状气球。这是现场拍下的照片。”

首长扫了一眼照片，略点了一下头，表示知道了。

值班参谋继续汇报：“这次大面积的雷达干扰源有20个左右，根据分布情况估计是敌机事先或沿途空中抛置的，然后遥控启动它们升空实施干扰，最后自行爆炸消灭痕迹……”

首长举手示意值班参谋暂停一下，然后自言自语道：“它既然是隐形飞机，为什么又精心实施这次雷达干扰呢？一定是它需要掩盖什么……嗯，还有什么情况？”

值班参谋点点头：“还捕捉到了一个可疑的加密双向呼叫的无线电信

号，而且恰恰是在雷达干扰前和干扰中这段时间出现的。其内容尚未破译……

首长眉头微皱，看了一下手表道：“救援陶釜的直升飞机差不多该到达救援地点了，我需要尽快知道陶釜发现了什么……”

这时，一值班工作人员进门报告：“报告首长，刚得到的消息，陶釜先生已被救起。”

他本人没有受伤，他的飞机损伤不大，可以修复。他报告说，袭击他的是一架机身宽大扁平的航天飞机。他认为这架航天飞机是来接应强盗飞机的……”

首长眉头舒展开了，道：“这就对了，密语呼叫和雷达干扰为的就是这次接应。看来，我们的国宝神女和被绑架人员有可能已经转移到航天飞机里。立刻对这架航天飞机采取措施……”

地球空间轨道上，空间站像一个旋转的巨大车轮，上面灯火点点。它背后映衬着明亮的太阳和布满繁星的黑色天空。在它的下面，是蔚蓝色的地球。

空间站内，在刺耳的紧急警报和闪亮的红灯中，四架飞船分两组先后飞出空间站，沿着地球轨道疾驰。

四架飞船呈战斗队形飞行搜索。

迎面，一个亮点越来越近，正是那架机身扁平宽大的航天飞机“扁鸟”。

四架飞船疾驰上前，占领了有利位置，包围了航天飞机“扁鸟”。

飞船指挥官呼叫：“航天飞机注意，我们是隶属于国际刑警的中国宇航警察。请接受检查！”

航天飞机传来回答：“这里是国际公用空间，我们是用于和平目的的飞行，你们无权检查……”

飞船指挥官义正词严道：“你们曾在中国西部上空的低空空间轨道进入大气层，已侵犯了我国领空，又涉嫌重大绑架案……”

这时，航天飞机突然发射激光，击伤一艘飞船，并乘机夺路而逃。中国飞船紧追不舍，并发射激光还击，在航天飞机的前后左右形成火网，但是都有意不击中航天飞机或不击中航天飞机的要害部位。

飞船指挥官命令副手：“发射鲫鱼机器人导弹！”

副手瞄准，按动发射按钮，一发小巧的导弹从飞船上发射，闪电般地扑向航天飞机，然后像鲫鱼吸在大鱼身上一样贴在航天飞机靠驾驶舱的部位，并喷出一种快速凝固的粘接剂，与航天飞机牢牢地粘在一起。

航天飞机驾驶舱内，两个驾驶员正驾驶航天飞机和发射激光炮，他们侧下的舱壁突然出现了一个被激光熔开的小洞，从洞里跃出一个比大拇指大不了多少的小东西。两个驾驶员吃了一惊，还未等他们完全反应过来，那个小东西已经同时发出了两道炫目的激光，分别射向两个驾驶员的眼睛。两个驾驶员几乎同时捂向自己的眼睛——实际上只捂住了靠眼睛部位的宇航头盔面罩：“上帝呀，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你们已被我机器人的激光致盲武器击中，暂时失明，”无线电传来飞船指挥官严厉的声音，“如果你们还不投降的话，将被击毙。马上停止反抗，立即投降！”

“为一箱走私货物，不值得丢掉性命。我投降！”航天飞机一个驾驶员举起了双手。

另一个驾驶员也举起了双手：“我也投降！警官先生，我们只不过接了一箱走私货物，还不知里面是什么……”

这时，那个小机器人已经伸开了多条折叠着的细长手臂，按飞船指挥官的指令操纵着航天飞机。

舱壁被熔开的洞口又飞出一个小机器人，用细长而有力的手臂打开驾驶舱门，找到了那个从强盗飞机上接收来的货舱。但货舱门却打不开。

飞船上，两个小机器人传来的信息正被分别显示在屏幕上。

副手注视着屏幕说：“货舱门打不开。初步透视探测未发现里面有人形生命体。”

指挥官命令：“为了进一步证实，让机器人钻孔进入货舱！注意不要在门上。”

二号机器人在货舱侧上角，用激光熔开一个洞，钻了进去。

货舱里面只有几套旅游折叠床、折叠桌椅和充气旅行澡盆等物，一个人也没有。但在货舱门上粘着一个定时器。

“强力塑形定时炸弹！”注视着屏幕的飞船副手惊叫。

指挥官果断地命令：“航天飞机抛出货舱，二号机器人排除炸弹。炸弹排除后，货舱收回作为证据。命令各飞船与货舱保持距离！”

正在飞行的航天飞机腹部打开，将货舱推出，货舱飘离航天飞机。

这时，二号机器人抱着那枚炸弹从打开的货舱门飞出。远离货舱后，它放开炸弹，后退适当距离，向炸弹发射一束激光。炸弹瞬间爆炸，在大空中迸发出一团火光。

寻踪索迹

在驻军指挥部，正听汇报的首长深感意外的问道：“空的？”

“是的！”值班参谋继续报告：“货舱内只有一些旅游用品，还有一枚定时炸弹。”

据俘虏口供，这架航天飞机属于国外某航天运输公司，从事从各空间站运送人员和物资工作。这种型号的航天飞机，其特点是宽大扁平的机身代替机翼在大气层中产生升力，它可以携带很多的燃料，不但发射时不需要外加固体燃料箱，还可以途中返回大气层再进入空间轨道。机动性很强。一些不法的驾驶员便利用这些特点暗中从事太空走私活动。

走私的物品有毒品、武器、珍贵文物、珍稀动物及人员偷渡等。这次，是一个自称史密斯的人找上门来，出价很高，并先预付一半费用，要求他们在给空间站送完货后，在中国西部上空的低空轨道进入大气层，接应货物和人员。但在交接货时，史密斯却没有上航天飞机。据史密斯说，货舱内有押货人员，要求他们供给氧气和电能，但不得进入货舱。他们没有想到史密斯竟如此狡猾狠毒，给他们一个空货舱，还安放炸弹，把他们当诱饵抛出，还杀人灭口……”

“那么，我方被绑架的科技人员和国宝神女应该还在强盗飞机中……”首长心情沉重地将目光转向大屏幕。屏幕上正显示着飞机残骸收集现场。

首长问：“情况如何？”

值班参谋回答：“刚询问过，还在继续搜索，有关分析材料很快可以整理出来……”

首长命令：“要他们加快速度，有新情况随时报告。同时，空中搜寻不得停止，边境继续进行空中封锁。有关空域，除参战飞机外，其他飞机禁飞。马上将邻国传来的有关强盗飞机的资料整理出来，召开情报分析会议……噢，陶釜先生现在如何？”

“他正忙着抢修他的飞机……”

“请他也来参加会议！”

陶釜仍穿着已是满身油污的白西服，脸色阴郁地走进指挥部小会议室，悄悄坐在后排的座位上。

会议已经开始了。

一位参谋正在讲解着：“……这架使用安全燃料的奇特飞机是以旅游身份进入我们的一个邻国的，登记的身份是欧洲某国旅游公司。经邻国海关例行检查，未发现有毒品、武器和其他违禁物品，所以准许入境。但邻国海关对这架飞机的奇特性能很感兴趣。这架飞机里面还携带着一架小飞机，用于联络、救生。还有两个可装卸的货舱，既可装货，又可作为旅游的客房，必要时还是救生舱，遇险时可以弹出飞机，由降落伞降落下来。

当接到我国的通报时，邻国发现这架飞机在一次加足安全燃料后，已不知去向。而拥有这架飞机的公司否认曾有过这架飞机。邻国警方把他们境内同时发生的另一起武器走私案也提供给我们，认为两案可能有所关联。他们在公路检查站查出一辆卡车私藏武器，由于货主突然开枪反抗，打伤了警察，被当场击毙。货主的身份尚未查明，而司机对走私武器的来源去向一无所知。这批武器有强力激光手枪四把、小型强力激光炮一门，手铐四副，还有麻醉剂和其他不明用途的器械。邻国警方认为这些武器走私可能与绑架有关，但当时尚不知绑架的目标。”

屏幕依次显示出走私武器的卡车、被击毙的货主和被缴获的武器、手铐、麻醉用品等。紧接着又显示出史密斯、克拉娜、艾丽和雷姆的照片。

“这是这架飞机的乘坐者。他们在护照上使用的都是假名字，我国警方已查出这位女性绑架者真实姓名为露易丝·艾丽，现年 35 岁，美国医学专家，在中国上海医科大学留学过，与被绑架的雪灵医生曾是同学。从美国反馈来的消息说，露易丝·艾丽早在一个月前已经失踪，因为未接到有关报案，美国警方尚未开始调查。目前，她参与这次绑架行动的背景尚不明朗。这个粗壮的男性绑架者已经死亡，是他在驾驶联络小飞机追杀陶釜时，被陶釜引入峡谷撞山身亡的。这是现场拍摄的录像资料。”

屏幕上出现了峡谷中联络小飞机的残骸和雷姆四肢不全的尸体。

“神女山市公安局经过调查，也发现可能是绑架者事先收集情报的线索。拘留了擅自复制和向不明身份的人出卖疫情研究所建筑施工图纸的技术员李某，传讯了向不明身份的人透露疫情研究所购买设备情况的人。现对不明身份人的搜查正在加紧进行。”参谋略一停顿，继续道：“各方面讯息表明，这次绑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这架参与绑架的飞机，有着非常良好的隐形功能，它的机载雷达也是非常先进的，甚至是非电磁波雷达。因为我们一直未测到它雷达开机的情况，在这种多云天气和群山峡谷中低空飞行，雷达不开机简直不可思议。这架飞机先趁我们邻国阴雨天时到达，让机身沾满雨水来反射

雷达电波，伪装成非隐形飞机，因为民用飞机按有关国际法规定是不得安装隐形装备的。它在邻国加足燃料，伺机而动。同时也等待绑架所需要的武器、手铐和麻醉用品的送达。不过，武器因被邻国警方截获而未能送到。他们可能从别处弄到了小型激光武器，便迫不及待地利用它的隐形功能，从边境悄然进入我国，到达了神女山市。并利用艾丽与雪灵医生曾是同学的关系，骗开疫情研究所的大门，绑架了雪灵和卓玛医生及我们的国宝神女。然后利用大面积的云层躲避我方飞机的追捕，与事先收买好的航天飞机汇合，企图从大气层外逃跑。但因为被陶釜发现，于是改变计划，也可能是故意这样安排，给航天飞机一个空货舱，让航天飞机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大空，他们自己仍然留在强盗飞机上。被绑架的雪灵和卓玛医生及国宝神女也在强盗飞机上。而这架飞机也许就是我们正在收集残骸的那架飞机，看来它已撞山坠毁……”

这时，一位女军人走近首长，递过一份材料，低声说了几句，然后离去。

首长看了看材料，起身摆摆手，打断了值班参谋的讲话，说：“强盗飞机坠机残骸的打捞已经基本结束，绝大部分残骸已经打捞到。请把打捞现场的画面切换过来！”

屏幕上立刻出现了打捞现场的画面，强盗飞机的残骸正在岸边拼接。

首长继续说：“从打捞拼接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始终未发现驾驶舱另1 擎动力系统、导航和操纵系统的残片，机翼也只有一部分。还应该存在的一个货舱——估计被绑架的我方科技人员和国宝神女应该在这个货舱里，也未找到。同时也未发现任何尸体。这说明什么呢？”

众人哗然，兴奋地议论起来。

陶釜的眼睛里不由也燃起了希望之光。

首长作了个手势：“安静！这说明强盗飞机又玩了一个花招——金蝉脱壳！坠毁的只是它的部分外壳，它的驾驶舱、引擎、部分机翼和一个货舱仍然组成一个飞行系统。

妄想这样就可以躲过我们的追捕。这也说明我们科技人员和神女还安然无恙。现在，因它的狡诈已浪费了我们一些时间，必须加强对边境的封锁。根据强盗飞机的速度，它还没有足够的时间逃出国境，依然在某处隐藏着。我们抓紧扩大搜索，一定把它抓住，逮捕归案。”

陶釜腾地站起：“首长，我要求参加搜索！”

首长微笑着打量着陶釜：“噢，陶釜同志！对你我可是久闻大名，真希望我们能有更多像你这样的飞行员！”

“谢谢首长厚爱！不过，从追踪强盗飞机开始，我已经是您手下的一名飞行员了，一直到搜索营救任务完成为止。为了珍惜这短短的军旅生涯，所以我要求参加搜索行动。

否则，还没干出点什么，就该‘退伍’了。”

首长不由笑了，目光落在陶釜缠着绷带的手臂上：“你的手臂……”

“我没受伤！”陶釜扬了一下缠着绷带的手臂，“这是飞机起火时，被燎了一个泡，没事儿……飞机也没事儿了，已经抢修调试好了，马上就可以飞。另外，我还有个建议，就是大面积多云天气是我们搜捕强盗飞机的最大障碍，它使我们除了超宽带雷达外，其他手段都难以奏效。我建议实施人工降雨，强盗飞机一沾雨水，雨水就会反射雷达电波而显形。这样，我们的雷达网，

还有机载雷达都可以发现它。云彩化为了雨，天就会放晴，这样，我们的卫星、激光雷达、红外线雷达，还有飞行员的目视，都将很好地发挥作用，大大地增加发现强盗飞机的机会……”

“好主意！”首长点点头，扭头看着大屏幕显示的空域图，说：“不过，对如此大面积的云区实施人工降雨恐怕大困难了。但是可以对重点地区和边境地区实施人工降雨，形成多条人工降雨带，如同道道人工障碍……”他转身对陶釜问：“你的飞机可以携带声波人工降雨器和喷洒人工降雨的药品吗？”

“没问题！”

“好，小伙子，你马上准备执行人工降雨的任务。注意，别离开我们战斗机的保护范围，敌人有武器又十分凶残。”

“是！不过，如果发我一支枪的话，我就也有了自卫能力……”

“这……好吧，破例发给一支激光枪，使用到你‘退伍’为止。还有，”首长转向两个负责会议录音的年轻女军人，“你们这些女孩子近来不是很崇拜陶釜吗？怎么能忍心让你们心目中的偶像穿着满是污迹的衣服呢？你们去一个，带他换一身最漂亮的飞行服！”

陶釜笑了：“这身衣服是飞机着火时熏的，修飞机时又沾上了不少油污……”

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军人走到陶釜身边，作了一个请的手势。

“噢，谢谢首长！”陶釜说着，忙跟那个女军人走出会议室。

逃离虎口

崇山峻岭，云雾缭绕。云层之下，深深的峡谷纵横交错，绝壁千侧，山石林立。原始森林，雾气飘浮，无边无沿。

云层中，强盗飞机正无声无息地低空慢速沿峡谷上空飞行着。它已经变了模样，大部分外壳没有了，那个一号货舱也部分裸露了出来，与驾驶舱连接在一起。货舱后面的机身部分，也只剩下结构架与尾翼相连。机翼也变短了一截，机翼上的四个引擎也改变了方向，托着飞机向上浮在空中，并向前飞行。

驾驶舱内，克拉娜操纵着这架怪模怪样的飞机。她紧张地盯着仪表和雷达屏幕说：“这鬼地方，全是高山峡谷，无边无际，险恶透了！我真不该到这鬼地方来！”

“大概是老板对你格外信任吧！”坐在侧后舷窗边的史密斯有些阴阳怪气他说，“不过，这些高山峡谷正是我们逃脱的最有利的地形。我们的飞机有先进的自动驾驶和导航装置，还有这个新式雷达，我想不会有问题的。”

站在驾驶舱后面的艾丽，正把一个有钥匙功能的小手柄插入一号货舱的一个小孔内，摇动着，一个半尺见方的小舷窗被横向摇开，艾丽从摇开的舷窗向货舱里观察着。货舱里面，有两盏灯照明，可以清楚地看到固定在货舱中间的气垫担架车和车上装有神女的冰箱。一侧，是被捆绑在货舱侧壁金属梯上一动也不能动的雪灵。另一侧，是被吊捆在固定环上的卓玛。随着飞

机飞行的颠簸，卓玛的身体不时晃动着，碰撞在货舱壁上。此时她低垂着头，头发披散零乱，人已经有些昏昏沉沉。

史密斯起身走来，也凑近小舷窗往货舱里看了看，然后点头说：“一切正常……”

艾丽说：“我觉得那个藏族姑娘被吊捆得有些难受。是否可以把她与雪灵小姐一起捆在金属梯上，或是把她捆在担架车的座椅上，这样她会好受一些……”

“我看没这个必要！”史密斯冷冷地摆了一下手，“艾丽，你马上把舷窗摇上！我不希望她们听到我们的谈话。”

艾丽顺从地摇上舷窗，取下手柄，然后坐回座椅上，系上皮带。

克拉娜看着雷达屏幕说：“中国空军的巡逻飞机又来了！四架，在我们侧前的云层之上，两架平飞，不像是战斗机。两架迂回飞行，是战斗机。看来，他们仍然十分警惕，你那些声东击西和金蝉脱壳的计策，都没有能完全骗过他们。我担心他们已经根据我们的坠机残片，检测出我们飞机隐形涂层吸收雷达电波的频率范围，启动超宽频带雷达……”

“他们没这么快！就是有这么快，他们的超宽频带雷达也难以探测这么大的无人山区，顶多加强边境而已。他们做梦也料不到咱们不从空中通过边境……”史密斯露出得意的神色，继续说：“咱们那些动作，虽然不能完全骗过他们，但却至少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这就足够了。等他们完全明白过来，咱们已经转入地下了……中国空军的飞机绝对不会冒险进入云层里大海捞针一般地瞎撞，而这多云的天气起码还可以维持半天以上……不过，现在要在这四架中国飞机眼底下飞过，还是小心点儿为好。高度略下降一些……好，他们已经飞到我们头顶上了……过去了，好……”史密斯松了口气：“多亏这个新型的雷达，我们能发现他们，他们发现不了我们。怪不得老板把它当作宝贝似的……”

这时，驾驶舱前面的玻璃上忽然出现了几个圆形的水斑痕迹，紧接着水斑不断出现。

克拉娜惊叫：“下雨啦！”

史密斯脸色为之一变：“见鬼！怎么会下雨呢？这天气是不应该下雨的……”

“按中国话说是‘天有不测风云’……不！”克拉娜忽然明白过来，“人工降雨！”

刚才那两架非战斗飞机一定是来人工降雨的！怎么办？我们的飞机沾上雨水就会反射雷达电波，那连普通的机载雷达都能发现我们……”

史密斯急切地命令：“马上下降到峡谷中去！让山峰挡住雷达电波……快！”

克拉娜有些胆怯：“这种天气，到这么险恶的峡谷中飞，自动驾驶完全用不上……太危险了！而且，还需要再减下速度来，起码得好几分钟时间……”

这时，雨点越来越密。史密斯变了脸，厉声命令：“立即下降！到峡谷中再减速……你怎么还不动作，难道想让中国人逮住你？立即下降！”

克拉娜一咬牙，操纵飞机急速下降，钻出云层，进入峡谷。

雨越下越大，峡谷中雾气弥漫，山峰高耸，险象环生。

前面正逢峡谷拐弯处，迎面雾中露出的崖壁巨石，狰狞异常。

史密斯急叫：“小心前面！减速！转弯……”

减速已经来不及了，克拉娜紧张地操纵飞机急速沿峡谷转过弯来。但前方一侧的崖壁凸出的巨石与右侧的机翼已近在咫尺。

克拉娜急忙操纵飞机侧身，右侧机翼翘起，从巨石上掠过，但却与峭壁上的一棵松树相撞，松树立刻被削去了树冠，机翼也为之开裂变形，一个引擎熄火停机，飞机歪歪斜斜地失去了平衡。

艾丽死死抓住座椅，发出惊恐的尖叫。

史密斯大叫：“控制飞机……”

克拉娜恐惧地睁大了眼睛，拼命地控制飞机。几乎撞到一侧山峰峭壁的飞机，又发疯似地折向另一侧的山坡，机身已经扫到了下面的树梢，但又猛地跃起。

前面是峡谷中一片较平坦的谷地。

史密斯急叫：“减速迫降！放起落架……”

克拉娜满头是汗，企图减速悬浮，但惯性仍使飞机向前冲去。克拉娜只得紧急放下起落架，向前方平坦谷地迫降。

飞机触地，跳跃了一下，剧烈颠簸着向前滑行。右侧机翼歪斜着刮倒了几棵小树，终于断裂，一个引擎脱落。飞机最后一头扎在长满树丛的山坡上，在可怕的机体破裂声中不动了。驾驶舱风挡玻璃立刻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碎裂纹，仪表台变形开裂，仪表和屏幕玻璃破裂脱落。

克拉娜被震伏在操纵台上。大汗淋漓，闭目剧烈地喘息着。

艾丽惊魂未定，张开的嘴半天合不拢。

史密斯跃起，捂着磕肿了的额头，怒气冲冲地对克拉娜吼叫：“你是怎么搞的？”

他抽出激光手枪，打开飞机驾驶舱的门，警惕地向外观察。

外面，深山峡谷，密林遮天。小雨仍在下着，头顶上云雾缭绕。

再看飞机，机头扎在树丛土坡中，已经变形。右翼折断，一只引擎远远地抛在一边。

尾翼削断了一棵树的杈后，又切进树干，变得扭曲和残缺不全。

史密斯脸色阴沉，回身进入飞机，怒气未消地对克拉娜骂道：“蠢货！飞机完蛋了！”

克拉娜毫不示弱，头也不回地反唇相讥：“是真正的蠢货下达不减速就进入峡谷的命令……”

史密斯低声咆哮着，“别以为你是老板的情人，就可以胡来！你这个臭婊子！”

克拉娜回头，反骂道：“你是什么东西？瘪三，高级流氓！”

“现在不是和你吵架的时候，我得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估计离预定的地点不远了，必须马上接通联络。”史密斯说着，拿起耳机，但却没有任何声音。他拉开变形的仪表盖，看着里面断裂破碎的电讯零件，失望地扔下耳机，说：“通讯设备也完蛋了，只好由我亲自前去联络。”

史密斯拿出电子地图，说：“估计我们在峡谷的这个部位，离预定地点大概还有 10 千米左右。”史密斯望了一下飞机外：“噢，雨也停了！这该死的雨！”

史密斯起身打开工具箱，拿出一套单人飞行器，背在身上。临走他又检查了一下货舱。

里面装有神女冰箱的气垫担架车依然如故，只是固定绳索绷断了一根，担架车位置略有挪动。装宝剑的小冰箱从担架车上甩落了下来，玻璃破碎。被吊捆的卓玛披头散发，发出微微的呻吟。被捆绑在金属梯上的雪灵紧闭着眼。

史密斯走进货舱，来到雪灵面前。雪灵睁开眼，冷冷地盯视着史密斯。

史密斯点点头：“雪灵小姐，看来你没什么事。很抱歉，刚才飞机出了点儿小事故，让你受惊了。”

史密斯用手托起卓玛的下巴，看着卓玛的脸。卓玛微微呻吟着，慢慢睁了一下眼，又闭上。

“卓玛小姐也问题不大。对不起，还得委屈你们一段时间。”

史密斯转身走出货舱将门关上，对克拉娜和艾丽叮嘱道：“看好她们，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

克拉娜哼了一声：“我们也许不会笨得连捆住手脚的人都看不住。”

史密斯扫了克拉娜一眼：“千万大意不得！出了差错咱们谁都无法向老板交待。不知刚才中国空军是否发现了我们，要注意周围的动静，砍些树枝把飞机遮盖起来，我希望在咱们进入地下之前不出问题。还有那个新型雷达，把它拆下来带走。老板交代过，这个不能让中国人得到……”

史密斯说完，走出飞机，在树林外开动单人飞行器，腾空而去。

克拉娜懒洋洋地站起身，从工具箱里拿出两把砍刀，塞给艾丽一把，命令道：“跟我去砍些树枝来，伪装飞机……”

一号货舱内，被捆绑在金属梯上的雪灵关切地注视着对面的卓玛。

被吊捆的卓玛昏昏沉沉地垂着头。上端，吊捆卓玛的绳子在与固定环接触处已被磨断了两股，只剩下一股连着。

雪灵的眼睛里闪烁出一丝希望之光。

卓玛微微动了一下，慢慢抬起头，睁开眼看着雪灵，欲哭又止。

雪灵微微摇头，用下巴示意卓玛看上面。

卓玛疑惑地抬头看了看，很快发现系在固定环处被磨断大半的绳子。她明白了，挣扎着用力挣绳子，绳子未断。她开始用力摇晃着身体，让吊捆自己的绳子不断地与固定环相磨。不一会儿，卓玛便汗流满面，气喘嘘嘘。

雪灵心疼地望着卓玛，却爱莫能助。

卓玛略一休息，又拼命摇晃着身体，还不时抬头看着绳子被磨的情况。终于，绳子被磨得只剩一点点儿相连。卓玛用身体靠住货舱壁，然后向前猛地一挣，绳子断了，卓玛摔倒在地。她欲起身时，发现自己的双脚还被系捆在货舱下方的固定环上，便背靠舱壁跪坐起来，用捆在身后的手摸索着解开了捆脚的绳子。然后翻滚到雪灵身边。

雪灵用眼色示意自己捆在背后的手，卓玛会意地把嘴凑近过去。雪灵伸出能活动的手指，抠住卓玛嘴上纱布往下一拉，再捏住堵在卓玛嘴里的棉花。卓玛将头往后一仰，将堵在嘴里的棉花吐出。卓玛赶快站起身，帮雪灵拉开勒嘴的纱布，扯出嘴里的棉花，这下俩人都能说话了。

卓玛眼泪汪汪：“老师……”

雪灵忙安慰道：“卓玛，别哭！赶快想办法弄开捆手的绳子！”

卓玛看着捆绑在雪灵身上的绳子，欲用牙去咬。雪灵摇摇头说：“不行！绳子很结实，不容易咬断，你能活动，先解你的！”

两人靠在一起，雪灵摸索着去解反捆卓玛双手的绳子。手指使不上劲

儿，绳结紧紧的，竟纹丝未动。

雪灵说：“不行，手指根本使不上劲儿……”

雪灵目光四下搜寻，看见甩到地下装宝剑的小冰箱，破裂处露出剑锋。雪灵眼睛一亮：“有了，宝剑！”

卓玛心领神会，转身蹲下，将捆在背后的手凑近宝剑，来回锉动着，用剑锋割着绳子。绳子很快就被割断了，卓玛挣脱了双手，不顾手腕割破的伤口流着血，扑上去给雪灵解绑绳。

外面，爬到飞机顶上的克拉娜正接过艾丽从下面递上来的树枝，往飞机上盖着。她似乎听到货舱里面有动静，不由警觉起来，对下面的艾丽说：“你去飞机里面看看那两个姑娘，好像有什么声音。”

艾丽一边递上一捆树枝，一边说：“捆得很结实，又锁着门，她们不会跑掉的。”

克拉娜沉下脸命令：“让你去你就去！”

艾丽无可奈何地点点头，从机翼上跳下来，钻进驾驶舱，想打开观察小窗，但却怎么也找不到开窗用的钥匙手柄，只得去拧动货舱的门锁。

货舱里，卓玛已经把雪灵从金属梯上解了下来，正解着反捆雪灵双手的绳子。听见门锁拧动声，两人不由大惊。

雪灵果断地对卓玛递了个眼色，卓玛会意，四下看了一下，忙双手抓起带着冰块的宝剑，躲在门口。

门开了，艾丽探头观看，躲在门后的卓玛将带着冰块的宝剑狠狠地砸在艾丽后脑上，冰块碎裂，艾丽晕倒在地。

飞机顶上的克拉娜听到声音，大声地问：“艾丽，怎么回事？艾丽！”

没有回答。克拉娜感到不妙，忙跃下飞机，抓起地上的两把砍刀，冲向驾驶舱。

货舱里，已解开绑绳的雪灵捡起宝剑冲出货舱。

克拉娜见状大惊，忙丢掉一把砍刀，腾出手去抓驾驶椅上的激光手枪。雪灵一剑急速劈向克拉娜伸出的手臂。吓得克拉娜急忙缩手，并挥刀砍向雪灵。

雪灵闪身，以剑相迎。

刀剑相碰，火星迸溅。砍刀立刻出现了一个大缺口，而宝剑的剑刃却丝毫无损。

克拉娜为之色变。

雪灵目光冷冷盯视着克拉娜，手中的剑舞出一个剑花，直刺向克拉娜的咽喉。正当克拉娜举刀相迎的一瞬，雪灵手腕一转，剑已经改由从下刺克拉娜的腹部。克拉娜急忙退步闪身，并挥刀去挡，砍刀上又出现了一个缺口，克拉娜惊得连连后退。

雪灵继续紧逼，一把剑舞得如疾风电闪，寒光包围了克拉娜。克拉娜挥着砍刀只有招架之功。刀剑叮当一阵乱响，克拉娜手中的砍刀当的一声被剑削断为两截。

克拉娜愣了一下，猛地把手中的断刀掷向雪灵，同时身体侧向一扑，再次去抓座椅上的激光手枪。雪灵用剑一拨，便将断刀拨开，剑锋瞬间横在克拉娜面前。

克拉娜已经来不及躲闪，惊恐地睁大眼睛望着近在咫尺的剑锋呆住了。雪灵并没有挥剑削向克拉娜，而是用剑将激光手枪拨开了，飞起一脚将克拉

娜踹了一个跟头。

克拉娜就地一滚，顺身抓起地上的另一把砍刀，跃起身向雪灵扑来。

雪灵冷冷一笑，后退闪身，左手一挥，宽大的裙摆舞动起来，纷纷扬扬，处处白光。

克拉娜还未反应过来，挥出去的砍刀已被裙摆裹住脱手，同时一道寒光从裙摆间闪电般地刺过来，紧逼咽喉。克拉娜一声惊叫，慌乱后仰躲闪，脚下一滑，一屁股摔坐在地。

雪灵愤怒地持剑逼住克拉娜的咽喉。克拉娜恐惧地瞪大了眼睛，坐着向后挪动着，直抵到舱壁，无处可退。克拉娜露出了绝望的神色，手脚不由哆嗦起来。

“你害怕了！”雪灵冷笑着。

这时，卓玛从艾丽身上翻出一把激光手枪，起身上前，对准了克拉娜。

“卓玛，先别开枪！”雪灵对卓玛摆了一下手，盯视克拉娜说：“我们可以不杀你，但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坦白交待劫持绑架的一切阴谋。你大概受过什么西方刀术的格斗训练，但与中国剑术相比还差得远呢！听命令！转过身，面对舱壁，不许起来，双手背后！”

卓玛，拿绳子把她捆绑起来！”

克拉娜面对指着自己的宝剑和激光手枪，只得扭过身，背过双手。卓玛从货舱里拿来绳索，把克拉娜的双手结结实实地捆住，狠狠地系了几个死结。

雪灵把另一只激光手枪抓在手里，对卓玛说：“卓玛，你去把艾丽也捆起来。然后把你的手腕伤口包扎一下，再检查一下艾丽的伤势，处理一下。”

卓玛应了一声，走进货舱。

雪灵严厉地盯着克拉娜，命令道：“回过脸来！现在问你，不许撒谎！史密斯干什么去了？我看见他背着单人飞行器。还有那个雷姆呢？”

克拉娜沉默不语。

雪灵再次将剑逼近克拉娜，厉声道：“我说过，不杀你是以你老实坦白交待为前提的。快回答！”

克拉娜看着抵到自己颈部的宝剑，忙说：“我说！不过，告诉你也不会对你有多大用处。……”

“史密斯让雷姆去干掉老跟着我们不放的一架黄色小飞机。不过，这个蠢货又没干成，反而自己摔死了。”

“是陶釜？”雪灵惊喜，“这么说陶釜没有被你们打下来……后来呢？”

“那架小飞机好像也受了点儿伤，很快被我们甩掉了。”

“那史密斯呢？”

“史密斯去联络点找我们的人去了。”

“他走了多久，什么时间回来？”

“大约走了半小时了。这儿离联络点大约有 10 多……将近 20 千米吧，估计再顺利也得一个多小时后才能回来。”

雪灵怀疑地看着克拉娜，又问：“是谁主使你们绑架我，为什么绑架我？”

“这你最好去问史密斯，只有他知道老板的真实身份和目的。我们都是他雇佣来的，只管干完活儿拿钱，不许打听，这是干这行的规矩。”

“你撒谎！”雪灵手中的剑又逼紧克拉娜：“你们那个什么老板到底是

谁？”

“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感觉老板肯定和你有关系……”

“什么关系？”

卓玛从货舱探出头来，叫：“雪灵老师，别上她的当！”

“我知道！”雪灵垂下眼帘，“不过，我想知道史密斯为什么说你们那个老板是我的父亲？”

“这……是史密斯的主意。”克拉娜回答，“他说雪灵小姐会中国功夫，要绑架她不大容易。我们事先准备的麻醉用品又因出了事儿而未送到，只好用攻心的办法，让她悲伤失去警惕，我们可以趁机下手……”

“真卑鄙！”卓玛说着，转而对雪灵：“雪灵老师，她嘴里没好话，别问了！还是想办法怎么赶快离开这儿，当心史密斯回来……”

雪灵点点头：“我知道了。卓玛，艾丽的伤怎么样了，处理完了吗？”

“还没有，我这就去处理。”卓玛说着，转身走进货舱。

雪灵发现驾驶台上的耳机，忙抓过来贴近耳边，并调整着通话仪器。

克拉娜微露出一丝嘲笑：“它在飞机撞坏了的时候就不灵了。要不然，早轮不上你使用它了。”

雪灵皱着眉看了看损坏的线路，放下耳机，问：“飞机损坏到什么程度？”

“你向外看看就知道了，机翼断裂，不可能再飞了。不过，不必担心起火爆炸，它使用的是安全分体燃料。应该说，是我努力把飞机安全地迫降下来，救了你们的命。”

卓玛突然从货舱探头叫：“雪灵老师，你快看！”

“什么事？”雪灵走过去。

卓玛手里拿着打开的急救包，指着艾丽受伤的头：“你看这儿！”

艾丽的后脑头皮破裂渗血，露出的头骨却是塑料的，碎裂处竟是密密麻麻的电子零件和芯片。

雪灵也吃了一惊。

卓玛说：“难道是机器人？”

雪灵摸了摸艾丽手腕上的脉搏，又试了试艾丽的呼吸，摇摇头说：“不大像。”雪灵扭头严厉地问克拉娜：“这是怎么回事？”

克拉娜露出几分得意神色：“这大概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科学。在这次行动中，她是重要的角色，谁料她重金面前不动心，威逼之下也不肯就范。老板只好绑架她后，取下一块脑骨，换上这个东西，来控制她的思维，指挥她的行动，为这次行动效力。不过我知道得不太多，也不是我干的。”

“你们这帮畜牲！”雪灵愤怒他说，“科学在你们手里竟都成了犯罪的手段。可怜的艾丽！”

卓玛问：“现在怎么办？”

雪灵问克拉娜：“有什么办法解救她吗？”

克拉娜摇头：“这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好像连着她大脑若干个敏感区域，我看你们最好也别乱动，如果你们珍惜她的生命的话。”

雪灵接过卓玛手中的急救包说：“看来只好先包扎起来，维持原状，以后再想办法。”

卓玛，你去检查一下气垫担架车，准备马上离开这儿。”

克拉娜插话：“没有用的。你们的气垫担架车是医院内部用的，最高时

速也就十几千米，电瓶的电最多跑 20 多千米了不得了。在这深山密林里，没有路，要曲折绕行，又要加大马力升高跃过障碍，恐怕跑不了多远就没电了……”

正给艾丽包扎的雪灵讽刺他说：“看来你对我们设备的性能知道得很清楚呀！”

“我们当然要在行动前把一切都摸清楚。”克拉娜继续说，“你们是逃不脱的。不如放开我，我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到了我们那里，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用你们中国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雪灵愤怒地斥责道：“闭上你的臭嘴！”

克拉娜轻哼了一下，不再说了。

艾丽动了一下，慢慢睁开眼睛，目光呆滞，神情恍惚。

雪灵注意观察着艾丽的神情。

艾丽挣扎着喊叫：“放开我！你们这些强盗！我要找我的律师……我要控告你们！”

雪灵微微一惊，盯着艾丽问：“艾丽，你还认识我吗？”

艾丽注视着雪灵，良久，终于认出，惊喜道：“是你？老同学，你过人的智慧和美丽，还有你这漂亮的中国民族服装，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给我的电子信件我收到了，你所需要的溶剂也筛选出来了，只可惜叫坏人……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老同学，要小心，有一伙歹徒正在打你的主意……”

“我知道了。”雪灵平静他说，指了指被捆在一边的克拉娜：“你认识她吗？”

艾丽注视着克拉娜，回忆着，一下子想起什么来，愤怒地挣扎欲起，叫：“她是和那帮歹徒一伙的！她混入我的试验室……哎呀，我的手怎么……”

克拉娜冷笑：“你的手也被她们——也就是被你的老同学捆绑起来了，因为你和我一样，都参加了绑架她们的行动……”

“你胡说！这怎么可能？是你们绑架了我……”艾丽愤怒地叫着，然后对雪灵说：“开始，我只不过偶然买了一件衣服，就被告之成了最幸运的顾客，可以在近期获得免费到中国青藏高原旅游的奖励。我很想再去中国，但是因为近期我有重要的研究工作，离不开，只好遗憾地放弃了。很快，又有人许以巨额赞助，条件是要我利用和你的关系带他们参观神女。我觉得可疑，婉言拒绝了。这下，他们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迫不及待地绑架了我，威胁利诱，后来干脆麻醉了我……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以后的事是他们给你动了手术，在你的脑骨里安上了一个微型电脑类的东西，控制你的思维，大概还提取了有关的记忆，借你的形体参加了绑架我的行动。不过，”雪灵忙又安慰艾丽说，“这不能怪你。刚才，卓玛砸了你脑袋一下，可能正好把那个控制你的微电脑砸坏了，使你又恢复了神智……”

“这难道是真的？”艾丽黯然泪下，“我是个医务工作者，我的名誉……以后我怎么面对同行……”

雪灵忙给艾丽解开绑绳，安慰道：“同行会理解的。瞧，我这个同行就信任你……”

此刻卓玛已经打开货舱的舱门，发动着气垫担架车说：“雪灵老师，有话以后再说。”

赶快离开这儿！”

“好的，马上走！”雪灵应了一声，扶艾丽坐在前面卓玛旁边的座位上。然后将克拉娜押到车后左边座位上，并将捆克拉娜的绳头在座位靠背上缠绕打结，自己持激光手枪和宝剑坐在旁边监视着。

卓玛驾驶气垫担架车开出飞机货舱，在树丛中曲折穿行着前进。

不久，身后就传来了沉闷的隆隆巨响，离强盗飞机不远处，地面隆起开裂，上面的树木为之歪斜倒伏。

雪灵见状吃了一惊。

克拉娜眼内流露出一丝希望，蠢蠢欲动。

雪灵马上用激光手枪顶着克拉娜的头冷笑道：“真蠢！我并不想杀你，但是万一走了火也只能表示遗憾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儿？”

克拉娜慌忙说：“车正开着，千万别走了火……我说！这是我们联络点事先隐藏潜伏的地潜艇来了。”

雪灵紧盯着问：“什么地潜艇？”

“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地潜艇快露头了，你一看就知道了……”

果然地面隆起开裂处中心，突然泥土翻动，石头碎裂，一个直径近两米的圆锥钻头般的物体，旋转着钻出地面。圆锥钻头下面连着同样直径的金属圆柱体。这个怪家伙一直钻出地面数米高，才停止旋转不动了。然后，圆柱的下部有一道门打开，第一个走出来的是史密斯，紧随他身后走出四五个全副武装的歹徒。

克拉娜介绍似他说：“这是地潜艇的垂直升降出入口，艇身还在下面……”

雪灵忙用激光枪顶着克拉娜低声命令：“不许出声！不然，我只能立即打死你！卓玛，赶快加速离开这儿！”

峡谷斗智

史密斯带着几个歹徒走向飞机。

他发现飞机货舱门大开，大惊失色，忙持枪奔向货舱。

货舱内空无一人，只剩下装宝剑的冰箱残碎片和一些绳子散乱地扔得四下都是。靠驾驶舱门口处，还有点点血迹和绷带纱布。

史密斯持枪逼近飞机驾驶舱，叫：“克拉娜！艾丽！”

无人应声。

史密斯走进驾驶舱，只看见扔在座位上的克拉娜的外衣和地上断成两截的砍刀，他狠狠一脚将断刀踢开，命令后面的歹徒：“她们跑了！马上把地潜艇里的气垫车开出来追！我用单人飞行器先赶上去，一定要把她们抓回来！”

一个歹徒从地潜艇里拿来单人飞行器，帮着史密斯背好。史密斯又从另一歹徒身上抓过望远镜和无线电对讲机，命令道：“注意保持联络！地潜艇要隐蔽好。这架飞机也要再严密遮盖一下，飞机上的雷达马上拆下来带走。立即行动！”

史密斯说完，开动单人飞行器，腾空而去。

这时，地潜艇的垂直升降出入口已迅速缩回地下。稍一停顿，地下又发出隆隆的闷响，令周围的大地都随之颤动。地表的隆起和开裂扩大，并向前移动着。一个满是磨齿的巨大圆锥体旋转着穿出地面。它比升降出入口的圆锥体大多了，直径足有6米。它后面便是联接一体的地潜艇艇身，约有20多米长，像一只出水的巨鲸。圆锥钻头后，是围绕艇身的巨大环状拨土齿轮，它与圆锥钻头呈相反方向旋转着，向后拨动得土石乱飞。很快，地潜艇的圆锥钻头和拨土轮都停止了转动。艇身背部缓缓开启一道较宽大的门，一个歹徒驾驶一辆气垫车从里面飞出，众歹徒抢上气垫车沿峡谷高速迫去。

地潜艇的门半闭，巨大的圆锥钻头和拨土轮重新隆隆地转动起来，只是方向与钻出地表时相反，整个地潜艇倒退着缩回地下。隆隆声停止后，地表上留下如同篮球场大小的一块翻动开裂的土地和倾倒的树木。

卓玛驾驶气垫担架车在峡谷树林中艰难地曲折穿行着。林木越来越密，担架车已无法通过。

雪灵低声叫：“卓玛，干脆升高跃过去！”

卓玛立即启动悬浮装置，让车身飞离地面，在树梢之上飞行。

史密斯操纵单人飞行器飞上峡谷一侧的山峰，用望远镜四下观察了望。

峡谷上空的云层已经变薄，笼罩在丛林中的雾气正在消散。史密斯终于发现气垫担架车在峡谷树林中时隐时现的身影。

史密斯忙用对讲机发出命令：“发现目标，顺峡谷向西，快追！”

对讲机里传来歹徒的回答：“明白！”

卓玛驾驶气垫担架车驶来到几条峡谷的交汇处，几条溪流汇成一条河，流向南面较大的峡谷。

卓玛回头问：“雪灵老师，该往哪儿走？”

雪灵果断地回答：“顺河向下！水面平坦，可以节省电力，没电了还可以顺水往下漂流。一般说河流下游总会有人烟……等一下，先拐到那边的峡谷口去一下，留点儿痕迹给他们……”

卓玛会意，驾车拐向北边的峡谷。雪灵挥剑对旁边的树枝一阵乱砍，又伸手扯下克拉娜束头发用的红黄两色的发带，挂在显眼的树枝上。然后说：“好了。卓玛，快走！”

卓玛驾车拐向南边的峡谷，顺河而去。

歹徒们的气垫车追到峡谷交汇处，原地兜了一个圈子，不知该往何处追。

“看，那是什么？”一歹徒发现挂在树枝上的发带。跳下车跑过去，取下发带叫：“是女人系头发的发带！还有刚砍下的树枝……”他把发带放在鼻子下闻了一下：“还有法国香水的气味……”

气垫车开过来，又查看了一下情况便向北边峡谷里追去。

一歹徒用对讲机向史密斯报告：“我们在峡谷交汇处靠北边的峡谷口发现了女人的发带，还有刚砍下的树枝，我们现在正向北边峡谷追击……”

“好的……嗯？不大对！”对讲机里传来史密斯的怀疑声，“我先到高处观察一下，你们注意搜索！”

“明白。”

气垫车继续前进。很快，史密斯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出：“有发现吗？”

一歹徒回答：“还没有……”

“你们上当了，真蠢！往北的峡谷是逆流向上的，而且没有出口。根据

她们气垫担架车的速度和升高能力，往那里跑是没有出路的。马上返回，向南顺河追，她们只能往那里逃……”

“明白，马上返回，向南顺河追！”持对讲机的歹徒无可奈何地作了一个调头的手势，气垫车调头返回向南。

雪灵她们的气垫担架车正顺河面飞驰而下。

河水渐宽，水流湍急，峡谷两边山峰陡峭，高耸入云。

前面，河水沿峡谷急转弯处有一个近 10 米的台阶，河水一泻而下，形成瀑布。

卓玛驾车顺河流拐过来，立刻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手忙脚乱地想加大马力升高，但是气垫担架车仍像一片树叶一样随瀑布落下，在众人的惊叫声中拍落在水面上。霎时，车身旁水花四溅，与瀑布的水花混成一片水雾。

担架车从水雾中钻出后，继续向前行驶。

雪灵伏身检查担架车上装有神女的冰箱，见冰箱稳固未动，冰箱中的神女也安然无恙，雪灵放下心来。一偏头却不见了克拉娜，忙回头寻找。

克拉娜正在激流中惊恐地挣扎，一张口喊叫水就灌进嘴里。

雪灵叫：“克拉娜落水啦！”

艾丽回头看了看，大声说：“别管她！让她淹死好了，她早该死！”

克拉娜仍在挣扎，拼命地想在水中抬起头来呼救，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与绝望。一个浪头过来，一下子把她淹没得只剩长发漂露在水面上。

雪灵说：“不，要带她回去交给政府，查清这次绑架的真相。卓玛，快拐过去靠近她！”

卓玛有些不大情愿，但仍然驾车靠向克拉娜。雪灵一手抓住担架车座位扶手，探身伸出另一只手，一把捞住了克拉娜的衣服，用力提起，连拉带拽，将克拉娜拖上担架车，克拉娜“哇哇”地大口吐出脏水。

惊魂稍定，她看了雪灵一眼，点点头，说：“谢谢你！”

“可能是绳子没系紧，这回我系紧一点儿。”雪灵说着，将捆绑克拉娜的绳头重新连在座位靠背上，认真地系紧。“噢，你不会游泳？”

“不，我会游泳。”克拉娜回答，“但是这里的水太急了，我又被反捆着双手……”

气垫担架车继续向前行驶。后面远远传来歹徒们的惊叫声，歹徒们乘坐的气垫车也正顺着瀑布跌落。

“哎呀！”卓玛回头看了一下，“他们这么快就追上来了，怎么办？”

艾丽回头看着：“最好是他们翻车全掉到水里淹死……”

但是，歹徒们的气垫车却从水雾中钻了出来。

雪灵脸色严峻，抽出别在腰间的激光手枪，说：“咱们的担架车跑不过他们，马上送我上岸！我截住他们，你们快走！”

“不，不！”卓玛一边驾车沿河急拐靠向岸边，一边急切他说：“雪灵老师，你开车走，我去拦住他们……”

艾丽正埋头飞快地在一张纸片上写着什么，头也不抬他说：“你们俩用不着争，我去最合适，他们会把我当作是自己人，我可以出其不意地阻击他们。”艾丽把手中写的东西朝雪灵亮了亮：“这是你们需要的几种溶剂的分子式和配制方法，时间不允许详细写，但你一看就会明白的。”艾丽把写好的纸片放入脚下装溶剂的小箱子里：“这些溶剂的样品全在这里，今后也许会对你有用的。”

艾丽说完，一把抽出卓玛腰间的激光手枪，跃上岸去，回头对卓玛叫：“快走！快！”

卓玛愣了一下，加速离岸向前驶去。

已站起身的雪灵一下子被加速的惯性推倒在座椅上。雪灵只得回头嘱咐艾丽说：“艾丽，千万小心哪！尽量保护自己，打一下就跑……来找我们，中国人民会欢迎你的……”

艾丽挥手：“谢谢你！快走吧！老同学……”

雪灵望着艾丽越来越远的身影，不由双目含泪。

歹徒的气垫车救上一个落水的歹徒后，又继续前进，沿河拐过弯来。

“那儿有个女人！”一歹徒叫起来，众歹徒忙端起了枪。

岸边一块大石头上，头缠绷带的艾丽趴在那儿，吃力地抬起上身，挥动着一只手叫：“我在这儿，快来救我！”

一歹徒道：“是艾丽小姐，自己人。”

众歹徒放松了警惕。

气垫车放慢速度，靠向岸边。

一歹徒问：“喂，艾丽小姐，我们要抓的人在哪里？”

艾丽回答：“她们以为我快死了，扔下我向那边树林子里跑了。看，那边！”

正当众歹徒顺艾丽手指的方向看的时候，艾丽另一手突然亮出激光手枪，猛烈射击。

驾车的歹徒首先被击中，气垫车失去了控制，撞在一块露出水面的大石头上，横着翻了个底朝天，歹徒们全被扣在水中。

艾丽发泄着心中的愤怒，不停地射击着，翻在水中的气垫车多处被洞穿，一个露出水面的歹徒也被击中，沉入水中。

从后面乘飞行器赶来的史密斯见状大惊，他举枪向艾丽射击。激光束在艾丽的后背冒出一股淡淡的青烟，艾丽缓缓倒地，手中的激光手枪脱手摔出。

河里，底朝天的气垫车和两具尸体顺流飘下，逐渐沉没于水中。落水的歹徒们狼狈地游向岸边，爬上来。

史密斯赶上前来，又对艾丽连补数枪，一脚把艾丽踢入水中。

爬上岸的歹徒们都目瞪口呆。

史密斯猛地转过身来，气急败坏地挥枪咆哮着：“你们这些废物！饭桶！猪猡！事情都坏在你们这群蠢货手里！还不快点儿给我追！”

卓玛驾驶的气垫担架车顺河面行驶，速度明显渐慢，接近水面，不时被波浪冲得颠簸着。

卓玛焦急地回头说：“雪灵老师，电瓶的电快没了，怎么办？”

雪灵略一思索，道：“上岸，把车藏到树林里去！”

卓玛驾车刚拐上河岸，雪灵又说：“卓玛，停一下！”

卓玛将担架车停下。雪灵跳下车，把克拉娜从座位上解下来，又顺手从车上抓起一根绳子，推着克拉娜往一边走。

克拉娜惊恐起来：“你要怎么处理我……”

“你害怕了！”雪灵讥讽地嘲笑着，“现在带着你太麻烦了，我只好先把你捆在这棵树上，过一阵我会来带你走的。”

雪灵把反捆双手的克拉娜推到一棵树旁，将她拦腰捆在树上。雪灵想

了一下，又解下自己系头发的手帕，蒙住克拉娜的眼睛。说：“现在只好委屈你了！”

雪灵跳上气垫担架车，对卓玛使了个眼色，作了一个迂回的手势，然后故意说：“卓玛，走！往那边树林最密的地方！”

卓玛会意，开动气垫担架车，驶向树林方向，然后绕过树丛，悄然拐回河道，继续沿水面向下游驶去。

史密斯开着单人飞行器，沿河前进着，并不时停下来，催促众歹徒：“快！快点儿跟上！”

众歹徒在后面奔跑着，个个气喘吁吁。

被蒙住眼睛的克拉娜听见声音，急忙呼救：“我在这儿哪！快救救我……”

史密斯看见克拉娜，上前一把扯下克拉娜脸上的手帕，恶狠狠他说：“蠢货！事情都坏在你的手里，你怎么不死？”

克拉娜惊恐他说：“不能怪我，是艾丽反叛了，控制她的那个电脑不灵了！”

“那你为什么不马上干掉她？”史密斯余怒未消，“现在没功夫和你算帐。她们跑到哪去了？”

克拉娜忙回答：“往那边树林里去了。担架车快没电了，她们打算把神女藏起来……”

“快追！”史密斯挥动手枪，带领众歹徒向树林方向跑去。

克拉娜慌忙叫：“还有我呢……”

“真想让你死在这里！”史密斯命令一个歹徒说：“给她解开！”

卓玛和雪灵驾驶气垫担架车驶至峡谷又一拐弯处，电力已接近衰竭。

前面，一瀑布从几十米高的山崖上倾泻而下，在崖下河边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水潭。

水潭水花四溅，水雾飘拂，潭水深浅莫测。

雪灵凝视着瀑布水潭，突发奇想，道：“就把神女藏在水潭潭底。这里水深起码有几十米，再加上有水花和水雾的遮挡，是很难被发现的。就是发现了，没有潜水打捞的专用设备也打捞不上来。而且，潭水温度较低，可以推迟冰箱中液氮升温气化和冰块融化的时间……快，先上岸！”

卓玛将气垫担架车停在水潭岸边，然后从工具箱里找出一个控制担架车的遥控器。

雪灵伏在冰箱上，面对面痴情望着冰箱内的神女，泪光闪闪，嘴唇微微颤动着，似乎要喃喃诉说，但又默默无言。

卓玛手持遥控器，含泪望着雪灵。

雪灵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抬起身将宝剑放在担架车护板的凹槽中，对卓玛说：“马上行动！”

卓玛按动手中的遥控器，启动气垫担架车升离地面，驶入水潭，靠近瀑布，然后让气垫担架车落在水面上，飘浮了几下，便开始下沉，很快就消失在碧波之中。

雪灵凝视着担架车的沉没，突然转身抓过卓玛手中的遥控器，挥臂扔入水潭中。

雪灵道：“马上离开这儿。”

再落魔掌

史密斯和歹徒们在树林、山坡、沟坎等处搜寻着，却不见雪灵一行人的踪迹。

他怀疑地回头盯着跟在后面的克拉娜：“怎么搜了这么久也没发现她们？”

“这……”克拉娜回答，“既然她们要藏，就不会让你轻易找到……”

“不对！”史密斯摇头，“说不定又上当了！”

史密斯开动背上的单人飞行器，升到空中悬浮着，用望远镜四下观察。

远处，雪灵穿白衣的身影和卓玛穿鲜艳藏装的身影，在树丛中时隐时现，两人正在往山上奔跑。

史密斯从空中降下来，对歹徒们命令道：“她们在西南边，正往山上跑。你们追上去，我利用飞行器绕到她们前面截住她们。注意，一定要抓活的！尤其是那个穿白衣服的，不准伤她一根毫毛！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歹徒们齐声回答。

史密斯又提醒大家，“那个穿白衣服的会中国功夫。而且，她们手中还有一支小型的激光手枪，你们小心点，别都送了命。”

歹徒们和克拉娜向西南追去。史密斯开动单人飞行器开起，迅速飞向另一侧。

雪灵和卓玛爬上一台阶似的陡峭小土坡。卓玛向后望了一眼，对雪灵说：“他们追上来了！”

后面歹徒们正在树丛中向前运动，成扇面形包抄上来。

雪灵看着，脸色严峻。她从腰间抽出激光手枪，对卓玛说：“咱们俩分开，你先跑，我在后抵挡一阵，把他们引开，掩护你……”

“不！”卓玛扑上来抓住雪灵拿枪的手臂，“我留在后面掩护！把枪给我……”

雪灵摇头：“不行！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我，抓不住我，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则对他们无所谓，最有希望逃出去……”

“不！”卓玛扑在雪灵身上，“我跟阿姐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雪灵感动地用脸颊在卓玛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将卓玛推开：“不行！能逃出一个是一个，别忘了还有咱们的神女！”

卓玛终于点了点头，含泪后退。

雪灵叮嘱：“逃出去要尽快找到人家，向政府报告，一定要赶在神女身上的冰块融化之前将神女打捞保护起来……快跑吧，他们上来了！”

卓玛转身向一侧的山坡树林跑去，不时含泪回头。

雪灵倚着一棵大树后向歹徒连续射击，令那些追上来的歹徒纷纷卧倒，隐在土包和石头后，不敢贸然前进。雪灵趁机一手提着裙子的下摆，向另一侧跑去，并不时地回头射击着。

歹徒们开始利用地形，向前跃进。

雪灵见卓玛尚未跑远，便隐在一块大石头后，举枪射击。一个向前跃进的歹徒被击中一头栽倒。其他歹徒慌忙伏地不敢乱动。

一歹徒问：“怎么办？”

另一歹徒说：“开枪，往地上或高处打！”

歹徒们纷纷举枪射击，激光束打得雪灵前面的地上土烟纷飞，头顶上的树木枝叶纷纷断落。

雪灵又跑到另一棵大树后，举枪还击。

突然，一道激光从侧后射来，正打在雪灵手中激光手枪的枪筒上，枪筒断裂。雪灵猝不及防，激光手枪被击落在地。她吃了一惊，回头望去，手持激光手枪的史密斯正从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走出，笑着说：“雪灵小姐，咱们又见面了！看来你不但是个很好的医学家，而且还是个出色的战士，令人佩服。不过，你的枪法比我还差得远哪！我刚才那一枪正和我所希望的那样，只打坏你手中的枪，而没有伤着你。”

雪灵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地上被打坏的激光手枪，枪筒断裂处还在冒着烟。

“不必看它了，它已经报废了。你还是看看这只麻醉手枪吧！”史密斯从腰间抽出一只枪筒很粗的奇特手枪，“这只手枪可以打出迅速气化的液体麻醉弹头，在十几秒内就将人麻醉。你想试一下吗？不过，它的滋味并不好受，还是让你的助手卓玛小姐代你试一下吧。”

史密斯说着，向一侧远处打了一枪，只见麻醉弹落在奔跑的卓玛脚下不远处，爆起一大团白色烟雾，笼罩住了卓玛，卓玛没跑几步便头重脚轻地摇晃起来，倒在地上，挣扎着。

雪灵吃了一惊，想向卓玛跑去。

史密斯忙用麻醉手枪对准雪灵，说：“雪灵小姐，别动！想逃跑吗？跑不了多远就会被麻醉弹追上。而且，我手下的人已经到了。”

这时，歹徒们已经围了上来。雪灵自知逃不掉，反而平静下来，冷冷地站在那里未动。

“你们去两个人，到那边把卓玛小姐请过来！”两个歹徒应声去了。

这时，克拉娜气喘嘘嘘地赶上来。

史密斯满脸堆笑地对雪灵说：“不得不再次抱歉了，给你准备的手铐又被这群废物掉到河里了，只好还得用绳子委屈你了！”史密斯说着，对克拉娜努了努嘴：“该你干点儿活了！”

克拉娜抽出别在腰间的一团绳子，上前对雪灵说：“这是你刚才捆我用的绳子，我还保留着，现在正好还给你。”

雪灵站着未动，表情冷冷的，也不看克拉娜。克拉娜上前，将雪灵的双手反拧向背后，用一根短绳连捆了好几道，每一道都勒紧并打了死结。

这时，一个歹徒凑上前，帮克拉娜捡起拖在地上的长绳，嘻皮笑脸地讨好道：“克拉娜小姐，能帮您干活吗？捆人我很在行……”

克拉娜傲慢地瞥了那个歹徒一眼：“你倒是挺乖巧！可惜你没有这个福分，你不知道老板交代过吗，不能损伤她一丝一毫。去！滚一边去！”

“是！是！”那个歹徒在同伴的嘲笑声中狼狈地退到一边。

克拉娜又用长绳将雪灵双臂捆得结结实实。勒得雪灵皱起眉头。

“怎么雪灵小姐不高兴？”克拉娜冷笑问，“这是和神女一样的五花大绑啊。因为你逃跑过一次，我不得不捆紧一点儿，也算是对你的惩罚吧！”

克拉娜将雪灵推到一棵小树旁，拦腰把雪灵捆在树上。

史密斯对一个身背通讯设备的歹徒说：“命令地潜艇立即向这里靠拢！”

这时，两个歹徒架着卓玛走过来，一放手，卓玛便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她看着雪灵，挣扎着想爬起来。

史密斯看了看卓玛，摇了摇头说：“竟还神志清醒，可能是你闭住了呼吸，想让麻醉弹不起作用对吧！可惜你没能做到。不过请放心，不会有什么危险，药物作用一会就会过去。”

克拉娜从一个歹徒手里接过一团绳子，将卓玛也五花大绑地捆起来。

“我的活儿干完了！”克拉娜甩甩手说，一个歹徒讨好地递上一罐饮料，她坐在一块石头上大口大口地喝起来。

史密斯吩咐歹徒们四下散开，搜索着，只剩下一个戴着耳机联络的歹徒在原地未动。

被捆在树上的卓玛低着头突然连连呕吐起来。

雪灵关切地问：“卓玛，你怎么样？”

卓玛抬头看着雪灵，刚要说什么……

克拉娜说：“她没什么事，这是麻醉弹的副作用，有些难受，一会儿就过去了。你们不许互相说话！别让我再把你们的嘴全堵上。现在可没有干净的医用棉花了。”

雪灵转过头看着克拉娜说：“我刚才没有杀你，你落水的时候

克拉娜点点头：“我没有忘记。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服从，我会关照你的，担保你没有生命危险，也不会让那些粗鲁的色鬼汉子碰你一指头……”

雪灵略点点头：“谢谢！希望你也能关照一下我的助手。”

克拉娜：“我尽力而为吧，这得听史密斯的。”

雪灵脸上蒙上了一层阴云。

克拉娜喝完了饮料，起身走向雪灵，冷笑道：“雪灵小姐，你真幸运，你是老板要的娇贵的客人。不然那班粗鲁汉子是不会放过你的。”

雪灵冷冷他说：“你们谁敢动动我，我就死给你看，让你无法向你的老板交代？”

“死？可不那么容易，我们也不会让你死的。”克拉娜说，“不过，只要你不再逃跑，他们不敢动你。”

“这次又落到你们手里，自知逃不掉了，也就不想了。不过，我仍想知道你们那个老板是谁，绑架我干什么？我已经看出你大概是老板的红人，应该知道真相……”

“这个吗……不该你现在知道的，你就不要问！好了，你该闭嘴了！”

雪灵说：“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艾丽怎么样了？”

克拉娜回身：“这倒可以告诉你。她死了！史密斯把她干掉了。因为她打坏了我们的气垫车，还打死了我们两个人……”

雪灵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了。眼泪从她闭着的眼睛里涌出

危急时刻

驻军指挥部内，巨大的空域显示屏幕上，显示着众多移动着的亮点和边境空中布防情况。参谋正指着显示屏幕向首长汇报：

“……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强盗飞机的下落。根据它所携带的燃料，

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空中，很可能已经降落在某处深山峡谷中隐藏起来了。”

首长眉头紧皱，看了一下手表，站起身果断他说：“现在离天黑还有四个小时，命令所有正在执行任务的飞机尽可能低空搜索。直升飞机编队除预备队外，全部出动。重点地区要空投或用直升飞机运载特警部队，施行人工搜山。特警人员尽量多配备一些非杀伤性武器，如麻醉武器、噪音振荡武器、失能剂、激光暂时致盲武器等，一定保证我方人质安全。立即行动！噢，还有，那个陶釜现在在哪里？”

参谋回答：“他在完成了人工降雨任务后，又参加了空中搜索行动，估计正与9中队在27号空域。”

首长点点头：“注意和他保持联络，要保证他的安全……”

峡谷树林中，负责通讯仪器联络的歹徒正向史密斯汇报：“……地潜艇在地下遇到了坚硬的岩石层，到这里至少还需要半个多小时……”

史密斯不满地摇了一下头：“太慢了！命令他们加大马力，尽快赶到这里！”

在林中搜索的歹徒们陆续回来了，为首的歹徒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没有找到……”

“一群废物！”史密斯狠狠地骂了两句，转身走到雪灵面前，换了一副笑脸说：“雪灵小姐，我原以为你们的气垫担架车电力快没了，既不能远去，又不能翻过山梁，只能藏在附近。而这么大的东西是不容易藏的，不料竟没有找到。对您的聪明智慧我很佩服。”

被捆在树上的雪灵冷冷地注视着半边，不看史密斯。

史密斯继续说：“不过，一会儿我们的地潜艇到了，我将把您带走。如果神女不一块儿去的话，那您今后怎么能实施您的复活神女的计划呢？而且，您愿意和神女分开吗？我看您还是把藏神女的地方告诉我，我也好回去向你的父亲交差。”

雪灵冷冷地回答：“神女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你没有权力向我要她，我也没有权力给你。”

史密斯仍然陪着笑脸：“雪灵小姐，您想想，藏神女的地方只有您和卓玛小姐两个人知道，你们俩一会儿都会被我带走，那么神女呢？没有别的人再知道神女藏在哪儿了，冰箱的液氮还能维持多久？您难道忍心让这样的罕世珍宝毁于一旦吗？”

雪灵微微一怔，但马上恢复了平静。

史密斯观察着雪灵的神情，继续说：“如果您帮助我把神女一块带走的话，起码这罕世珍宝仍然能保存于世，您也能和神女继续朝夕相处。这不但是帮我的忙，也是为了您自己……”

雪灵冷着脸，不理睬史密斯的花言巧语。

史密斯摇摇头说：“看来您还没有考虑好，我可有些等不及……噢，也许是您有什么为难之处，自己不好开，那么让您的助手说也行。”

史密斯走到卓玛面前，打量着卓玛道：“卓玛小姐，刚才麻醉弹的副作用使您难受了一阵，对此我表示歉意。不过，现在看来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您是不是能替您的老师告诉我神女藏在哪儿呢？”

卓玛沉默不语。

史密斯追问：“卓玛小姐，神女藏在哪儿？”

卓玛仍然沉默不语。

史密斯伸手托起卓玛的下巴：“卓玛小姐，您很漂亮，一点儿也不亚于您的老师。

您看，我的部下看您看得眼都直了！如果他们冲撞了您，还请多多原谅！”

史密斯回头对歹徒们说：“你们上去劝劝这位漂亮的卓玛小姐！”

歹徒们相互淫笑着，开始凑向前去，一双双饿狼似的眼睛贪婪地盯着卓玛。

卓玛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雪灵愤怒地叫：“你们要干什么？不许碰她！”

史密斯对雪灵作了一个手势：“雪灵小姐，请安静！他们现在不是去杀死她，只是劝劝她。当然，他们的方法可能粗鲁一些。其实，只要你们俩不论谁说出神女藏在什么地方，就不用他们采用这种粗鲁的方法了……”

雪灵愤怒地叫：“你们这群野兽！不许碰她！”

“看来您还没有下决心，那只好让我的部下去劝卓玛小姐下决心。”史密斯说着，对歹徒们努努嘴。

歹徒们淫笑着向卓玛逼近。

卓玛挣扎着，欲躲不能，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歹徒们一齐向卓玛扑了过去，霎时，卓玛绝望的尖叫声和衣服的撕扯声响起。

雪灵痛苦地闭上眼睛，大声喊道：“放开她！我答应告诉你们……”

“嗯，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史密斯说着，大声命令歹徒们：“你们滚到一边去！”

歹徒们无可奈何地退下。

被捆在树上的卓玛惊魂未定地睁开恐惧的眼睛。她的藏式上衣被撕开了，露出了赤裸的肩膀。

雪灵愤怒地对史密斯道：“你们真卑鄙！无耻！野兽……”

“您骂什么我并不在乎，”史密斯走近雪灵，“重要的是神女藏在哪儿？”

雪灵恨恨他说：“那边不远，我带你们去就是了……”

卓玛看着雪灵：“老师……”

史密斯瞥了卓玛一眼，对克拉娜说：“看来还应该把卓玛小姐的嘴堵上。”

克拉娜上前，扯下卓玛的藏式围裙，撕开，堵住了卓玛的嘴。

史密斯把雪灵从树上解下来，说：“雪灵小姐，您能告诉我神女具体藏的地方……”

“在那边的一个山洞里，”雪灵略扫了卓玛一眼，继续说：“洞口盖有藤蔓和树枝。”

“真是绝妙的地方。”史密斯作了个请的手势，“请您带路！”

雪灵刚一迈步，脚下就被绳子绊住，史密斯忙扶住雪灵。雪灵一扭身子，甩开史密斯的手：“不许你碰我！”

史密斯只得摇摇头：“好，好，不碰你！克拉娜，你照顾雪灵小姐走路！不，慢点儿！您会不会再欺骗我或故意拖延时间？”

雪灵冷冷地回答：“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就没有带路的必要了！”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没有时间再拖。这样吧，”史密斯拿出一个塑料袋，塑料袋有一尺见方，透明而坚固，口部有一圈弹力橡胶带，将

塑料袋的口箍得小小的。橡胶带还连着一根几米长的细尼龙绳。史密斯又把一个比打火机还小的东西连在尼龙绳上，说：“这个小东西是定时器，可以启动定时炸弹、定时放火或起其他定时作用。”

它与塑料袋连接起来很有意思，我来为雪灵小姐演试一下。克拉娜，你再给卓玛小姐加一两道绳！”

克拉娜拿绳子上前，将卓玛的身体和腿又捆了几道，固定住。史密斯则将塑料袋套在卓玛头上，弹力橡胶带紧紧地箍住卓玛的脖子。

雪灵眼睛睁大了，惊恐地问：“你们难道要闷死她？”

“现在还不会。”史密斯将尼龙绳绷紧系在旁边的一棵小树上：“瞧，箍在卓玛小姐脖子上的橡胶带被拉开一些空隙，空气可以进去，卓玛小姐还不会被窒息。现在我将定时器定时为30秒，瞧会发生什么！10秒，20秒！好，30秒时间到！”

定时器咔的一声，切断了尼龙绳，塑料袋的橡胶带立刻又箍紧了卓玛的脖子。很快，卓玛开始挣扎起来，透过塑料袋可看见卓玛伸着脖子拼命想呼吸，脸很快涨红了，挣扎越来越剧烈，被堵着的嘴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声音。

雪灵惊恐地急叫：“放开她！放开她！”

史密斯取下卓玛头上的塑料袋。卓玛脸色通红，头发纷乱，急剧地呼吸着。

“没想到人被窒息时是这样的痛苦。”史密斯故意摇摇头说着，又将塑料袋套在卓玛头上，尼龙绳系在小树上绷紧：“现在将定时器定时为半小时，我想半小时找到神女足够了。如果半小时还找不到神女，会发生什么就不用我再说了。”

史密斯回身命令那个负责联络的歹徒：“你留下，地潜艇一到马上报告。还要看住卓玛小姐，用微型摄像机把卓玛小姐痛苦挣扎一直窒息的全过程拍摄下来，以后可以经常让雪灵小姐欣赏……”

雪灵气愤他说：“我已经答应带你们去找神女了，你们为什么还这样惨无人道！”

史密斯耸了一下肩：“其实我不希望这样。我想应该是另一结果，即半小时内，你带我们找到神女，我立刻用对讲机通知我的部下取下卓玛小姐头上的塑料袋。于是，任何不幸都没有发生，双方皆大欢喜。怎么样？噢，快走吧，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分多钟！”

克拉娜，扶着雪灵小姐带路！”

没等雪灵再说什么，克拉娜已经抓任雪灵被反捆的手臂，架着雪灵向前走去，她说：“现在说什么也没用，别耽误了卓玛小姐的性命……”

陶釜的黄色特技运动飞机正与两架战斗机一起编队，沿晴空少云带低空飞行，直插蓝天的山峰就在机翼之下。

陶釜一边俯视着仍然笼罩着一层薄雾的深山峡谷，一边与另外两架飞机的飞行员交谈：“……230、237，我是陶釜！这条晴空少云带是我们刚才人工降雨制造出来的、现在它已经东移偏离了原来的位置……”

“我是230，陶釜先生，你想要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强盗飞机有可能隐藏在西边一带……我建议，我们应该改变航线，再次到西边搜寻……”

“陶釜先生，那里现在已被西部来的云层遮住了，恐怕很难发现什么……”

“试一下总是好的嘛！”

“那好，陶釜先生，237，注意保持队形，随我升高右拐！”

三架飞机爬高右拐，很快来到西边的云区，眼下一片茫茫云海，多座山峰从云海中露出山顶，如同大海中的小岛。

“我是237！陶釜先生，云层很厚，发现不了地面情况。”

陶釜回答：“237，在云层之上自然什么也发现不了。我建议到云层下面……”

“我是230！不行！陶釜先生，我的雷达显示告诉我，下面是高山峡谷，险峻异常。”

“超低空飞行是异常危险的……”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们在云层上掩护我，我下去搜索。放心好了，我的飞机是特技运动飞机，十分灵活。我也经常在这种地方飞，不会有事的。我福大命大，摔过5架飞机，却只受过一次轻伤……好，我下去了！注意我的位置，保持联络！”

陶釜驾机向下直钻过云层，掠过一座在云中高耸的山峰，进入峡谷。

耳机传来“230”的呼叫：“陶釜，我是230！请倍加小心，你的左右全是山峰……”

“陶釜明白！我已进入峡谷，这里虽然仍有雾气，但能见度比在云层中好得多，可以看见茂密的树林……”

陶釜驾机在峡谷中超低空飞行着，机身几乎蹭到树梢。两边的山峰峭壁夹着他，他灵活地沿峡谷拐过一个弯儿，前面的峡谷宽阔了好多。

“陶釜先生，我是237！刚才你的飞行动作让人捏一把汗……”

陶釜回答：“没问题！这段峡谷较开阔……嗯？这是什么？”

陶釜突然发现右侧靠谷底的平坦地带，有一大片翻起的新土和倒伏的树木，但还未来得及细看，飞机已经飞过。峡谷中飞机难以调头，陶釜便一拉机头，向上直冲出云层。

两架战斗机正在云层上空盘旋。

“230”首先发问：“陶釜，我是230！你发现了什么情况？”

“算不上情况，是一大片翻起的新土，还有倒伏的树木……”

“我是237！是不是山体滑坡或有人曾在这里挖过金矿？”

“都不大像。”陶釜回答着，“但我没有完全看清，我想再下去看一下。放心，这次我采用悬浮垂直下降，像直升飞机那样……”

陶釜驾机减速，调整着发动机喷气口的角度，使飞机悬浮在空中，然后缓缓下降穿过云层，再次进入峡谷。他边向下看边描述说：“看清楚了，大概有篮球场那么大。不是滑坡。滑坡应该从上至下成一线，它却是在平坦处孤立的一块。也不像是人工开矿，倒像是陷落。但有的地方土石却是向外翻，有的树也是向外倒，有些奇怪。好像……给我的感觉是沉睡在地下的一只霸王龙醒了……不，还要大一些，一条巨鲸醒了，爬出地面，于是它钻出处土石向外翻，树也被它拱得向外倒。它庞大身躯爬出后所留下的空洞，使地表向下塌陷……”

“我是230！陶釜先生，你形容得很有意思，但好像与咱们的任务关系不大。请马上向周围观察一下，若没有新的发现，我们该返航了……”

“230，陶釜明白！”陶釜说着，一边四下观察，一边驾驶悬浮的飞机缓缓移动着。

峡谷内树木茂密，薄雾飘浮。飞机马达在峡谷中回响，飞机向下喷出的气流吹得下面的树木剧烈地摇摆着。

陶釜推开驾驶舱盖，探头向下看着。突然他眼睛一下睁大了，因为他发现下面被吹开的树枝中，露出一架飞机的机身！

陶釜激动得声音都在发颤：“230，237！我发现了飞机！被树枝还有迷彩布精心掩盖的飞机……雷达没有显示，就是它！好像一侧机翼断裂，机关扎在土坡上，大概是迫降……噢，货舱……”

耳机里立刻传来“230”果断的声音：“马上报告！准备战斗！”

驻军指挥部内，气氛十分紧张。首长站起身问：“在什么位置？”

“27号空域的无名峡谷！在这儿，离边境约200公里。”参谋在空域显示屏上标出一个红点，并指着旁边的一个绿点说：“这是237，估计陶釜和230还在峡谷内，雷达无法显示……噢，230也飞出峡谷了……”

“我要与230直接通话！”首长谈着，伸手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无线话筒，说：“230，我是001！马上报告具体情况！”

“001，我是230！”扩音器响起“230”的声音，“从现场看，强盗飞机是迫降时损坏的。但既没有发现人质，也没有发现绑架者，神女和气垫担架车也不见了。估计他们只能沿峡谷前进，不会走得太远……”

“好，230，马上沿峡谷搜索，发现情况立即报告，并相机行事。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我方被绑架的人员，必要时可以使用噪声振荡弹。营救成功后我为你们请功！我马上派飞机增援你们！”

“230明白！还有……陶釜先生一定要我汇报，他还发现一可疑地面塌陷，并伴土石翻起，距强盗飞机近百米，面积有篮球场大小，不是强盗飞机迫降时造成的，其原因不详。用陶釜的形容像是一只大霸王龙或是巨鲸从地下爬出来过……”

“好，知道了！230，注意保护陶釜同志的安全。马上行动！”

“230明白，马上行动！”

首长把话筒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看着空域显示屏，迅速发布着命令：“命令27号空域附近所有执行任务的飞机，只要燃料允许，全部向27号空域增援。尚未空降的伞兵部队改向27号空域空降。直升飞机预备队和空降预备队立即起飞，以无名峡谷为中心，方圆30千米……不，50千米，实施包围，并沿峡谷穿插搜索。立即执行！噢，还有！像是只霸王龙或是巨鲸爬出来过……关于这一点，马上向有关军事情报部门咨询……”

峡谷林中，被困在树上的卓玛，头上套着那个塑料袋，绷紧的尼龙绳一头的定时器发出轻微的走动声。

透过已蒙上一些水气的塑料袋，依然可见卓玛那一副视死如归的神情。

一边十多米处，留下联络的那个歹徒正在操纵联络仪器。

沉闷的隆隆声从地下响起，大地微微颤动起来。

那个歹徒马上用对讲机向史密斯报告：“史密斯先生，地潜艇到了……”

峡谷另一树木较稀疏的坡地，史密斯正对着对讲机下着命令：“……好，地潜艇的艇身暂时不要露出地面，只把升降出入口露出，随时准备接应我们。还要注意将升降出入口遮盖隐蔽一下，以防被中国空军的空中雷达发现。好，随时保持联络！”

前面，克拉娜正架扶着雪灵爬一个小土坡。雪灵双手被反捆，脚下又

被绊着绳子步子迈不开，几乎是靠克拉娜连拉带架才爬上土坡的，克拉娜累得头上冒出了汗。先爬上土坡的几个歹徒有些不耐烦地回头等待着。有一个歹徒想伸手帮忙，雪灵却厉声叫：“不许你们碰我！”那个歹徒只好缩回手。

史密斯看了一下手表，上前对雪灵说：“雪灵小姐，时间已经过去了 18 分钟，该到地方了吧？”

雪灵冷冷地点点头：“快了！”

史密斯有些怀疑地盯着雪灵：“我再提醒您一下，卓玛小姐现在只有 12 分钟的生命了……噢，还应该再增加几分钟，因为人从被断绝空气到窒息死亡还需要一点儿时间，这也是人最难熬和最痛苦的时刻……”

雪灵低下头，身体在微微颤抖，她竭力控制着自己。

史密斯微微冷笑：“如果雪灵小姐记错了地方，现在更正还是来得及的。”

雪灵抬起头，目光向前方寻视：“气垫担架车走的路线与我们现在步行的路线不完全一致……”

前面略高处的崖壁，淡雾飘拂，在野藤垂挂和草木茂盛处，隐约似有一山洞。

雪灵眼睛微微一亮，略一犹豫，用下巴一指：“就在前面的崖壁处！看，山洞！我想我不会记错。”

克拉娜一屁股坐在一块石头上，用手帕擦着汗，道：“总算到了！你们去看看，别死等着我们。她手脚不方便，走路一半靠我，累死了！”

“过去看看！”史密斯努了一下嘴，歹徒们蜂拥而去。

雪灵对史密斯说：“地方找到了，我想你应该马上让你手下的人把套在卓玛头上的塑料袋取下来！”

“我会这样做的，但必须在等我亲眼看见了神女之后。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史密斯盯着雪灵问，“好像岩洞离地面有一定的距离，你的气垫担架车所剩的电力是否能升那么高？”

“刚刚够。”雪灵回答着，“我还是希望你马上命令取下卓玛头上的塑料袋。我担心时间来不及或万一出现什么意外，比如定时器误差……”

史密斯摇摇头：“如果雪灵小姐不是故意撒谎或拖延时间的话，那么您担心的意外应该不会发生……”

这时，那边似乎有人摔倒，传来疼痛的喊叫声。

史密斯一怔，大声问：“怎么回事？”

一个歹徒跑过来挥手叫：“洞口离地面有四五米高，得使用您的飞行器！”

“真是一群废物！”史密斯说着，一边调整着背上的单人飞行器，一边快步向前走去。

雪灵看着史密斯走去的背影，神情开始紧张起来。突然，她似乎感觉到什么，忙凝神闭气，终于隐隐约约听到了一阵很熟悉的飞机马达声。她眼里闪烁出一丝兴奋，偏头瞭望，下意识地张嘴几乎要说出“陶”字，但她终于把声音咽了回去。

克拉娜警惕地看着雪灵：“雪灵小姐，你好像张了一下嘴要说什么。哦！大概是听到了飞机马达声，可今天飞机马达一直在头顶上响个不停，想指望他们来救你？可惜云层又低又厚——我们是精心选择这种天气行动的。你们的飞机无法下到峡谷来，而且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会从地下走。”

雪灵站着没动，冷冷地回答：“我听到了那边有滔滔不绝的泉水声，想喝口水。从上午到现在，你们没有让我喝一滴水，我渴得很厉害……”

“滔滔不绝的泉水声？嗯！”克拉娜侧耳听了一下，点点头，脸色缓和下来：“是有泉水声，好像就在这块大石头那一边……”

克拉娜抓住雪灵的胳膊，转过那块大石头，果然见到一股手指粗的涓涓细流从一人多高处的石缝中流下来。下面已被天长日久地冲刷出一条两米宽和两米多深的水沟。

“好清亮的泉水，太棒了！”克拉娜兴奋他说着，但又警惕地将雪灵按坐在地上：“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不许动！”

克拉娜上前探身用手去接流下来的泉水，洗了洗手，然后捧着水连连喝着，最后又痛快地洗了一把脸。她不时警惕地偏头盯着雪灵。

雪灵没有动，舔了一下干渴的嘴唇，说：“请给我喝一点儿！”

克拉娜打量着雪灵说：“俘虏受到 48 小时喝不到水的干渴折磨是常有的事，不过，对你优待。看在你没有让我淹死的份上。”

克拉娜回身用双手接水，捧着迅速走来凑到雪灵嘴边。雪灵埋下脸，刚要喝，水便漏光了。

克拉娜摇了摇头，用湿手拍拍雪灵的脸说：“你应该再靠过来一点儿……不许起来，在地上挪过来！”

雪灵顺从地在地上向前挪动着。

“好了！待着不许动！把头低下，不许到处乱看！”克拉娜命令他说着。

雪灵跪坐在那里，顺从地低下头。

“嗯，还算是听话！学会忍辱负重对你是有好处的，可以少吃好多苦头。”

熟悉的飞机马达声又隐隐从一侧传来，雪灵用余光瞟着克拉娜，突然猛地侧身往地上一躺，同时双腿弹起，闪电般地向克拉娜的腿弯处蹬扫过去。克拉娜没有防备，一下子被蹬得惊叫着跌进水沟。

雪灵一跃而起，迈着小碎步向峡谷草木稀疏的河边急跑。

远处史密斯背着飞行器飘浮在洞口处的空中。他的脸色十分难看，因为野藤下只不过是山崖向里的凹陷处，很难称得上是山洞，也根本不可能藏气垫担架车。听到克拉娜的惊叫声，他回头大叫：“抓住她！”

歹徒们慌忙追过去。

史密斯也操纵飞行器向雪灵追去。

这时，隆隆的飞机马达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在峡谷中回响，令峡谷中的人都吃惊地望去。

只见一架黄色的特技运动飞机从峡谷一端的薄雾中钻出，超低空飞行着，灵活地掠过高耸的树木和突起崖壁，瞬间已到了眼刚。

雪灵此时正被脚下的绳子绊倒，她挣扎着抬起身，激动得流出眼泪大叫：“陶釜……”

驾机的陶釜一眼就发现了穿白衣白裙在绿色草地上的雪灵，睁大了眼睛，脱口而出：“雪灵！发现雪灵……快，230，237，歹徒正在追赶她！快下到峡谷中增援我……”

“陶釜，”耳机立刻传来“230”的声音，“230 明白！立刻增援！237，马上报告！”

掩护我……”

正利用单人飞行器追赶雪灵的史密斯拔枪向雪灵打出一发麻醉弹。麻

醉弹落在雪灵的身边，爆出一团白色的烟雾。雪灵机智地闭住呼吸，就地一滚，滑下长满青草的小土坡，躲过麻醉烟雾。

已掠过歹徒的陶釜，驾机向上一个翻身横滚，急速调过头来，向史密斯和歹徒们俯冲过去。

史密斯慌忙扔掉麻醉手枪，操纵单人飞行器躲闪，并拔出激光手枪向陶釜的飞机射击，同时大声命令：“射击！向飞机射击！”

歹徒们也纷纷向陶釜的飞机射出了激光束。

陶釜的飞机连续被击中。陶釜眼欲喷火，不顾一切地驾机向歹徒们俯冲过来。

史密斯躲过了飞机的撞击，却被飞机的气浪吹得在空中连连翻着跟斗，重重地摔在地上。几个歹徒吓得趴伏在地上，飞机从他们的头上高速狂掠而过，一棵小树被削断了树冠。几乎撞到峡谷一侧山坡巨石的飞机，又奇迹般地垂直拉起，拖着黑烟冲上空中。

摔在地上的史密斯，额头流血，飞行器散了架，激光手枪也不知摔到哪里去了。他慌乱地对歹徒们大叫：“快追上去抓住雪灵小姐，作为人质，我们才能逃脱！快……”

歹徒们慌忙爬起来，向雪灵奔去。

雪灵已滑下土坡，借冲力站起身，跌跌撞撞地向河边奔跑。

升到空中的陶釜急切呼叫：“230，我的飞机被击中受伤，歹徒们正在追赶雪灵，距离已不足百米，雪灵还被捆绑着……情况危急，赶快下来增援！”

“陶釜，230明白！我已经下来了，马上就可以冲出云层，进入峡谷。”

这时，沿河奔跑的雪灵，又一次被脚下的绳子绊倒。

陶釜急切地一压机头，再次驾机俯冲下去。他越过雪灵，直向追赶雪灵的歹徒们撞去。他咬着牙，盯视着前方歹徒们越来越远的身影，突然猛地按了一下跳伞按钮，连人带椅被弹出机舱外。

正冲下土坡的歹徒们望着撞过来的飞机，惊恐地后退着四下躲藏。

后面的史密斯也赶紧一跃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

冒着浓烟的飞机瞬间撞在土坡上爆炸，一声巨响，碎片飞溅，烟尘腾起，歹徒们被吞没了。一个向后跑得快的歹徒还来不及卧倒，一大块机翼碎片飞削过来，血光之中，歹徒已不见了头颅。

倒在地上的雪灵回头，眼泪涌出，悲痛地大叫：“陶釜……”但一瞬间她又愣住了——

只见空中一个彩色的小降落伞急速膨胀开来，带着陶釜缓缓下降，并拐了一个弯儿，向雪灵靠近过来。

雪灵不由破涕而笑，挣扎着起身叫：“陶釜！”

陶釜不等座椅完全落地，便松开安全带，跃出座椅，张开双臂冲向雪灵，一把将雪灵抱住。

雪灵流着泪笑着：“你可来了……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你刚才玩玄的，又摔了一架飞机……”

“我命大福大……为了救你，再摔十架飞机也在所不惜……”陶釜说着，情不自禁地在雪灵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这时，土坡上，史密斯从大石头后抖落满头的土灰，露出身，恶狠狠地看着河边的陶釜和雪灵，抓起激光手枪，一瘸一拐地冲过来。

随着马达的轰鸣，“230”的飞机从云层中钻出，直飞过来。驾机的“230”

看见了山坡上还在冒烟的飞机残骸和歹徒的尸体，大吃一惊。但他马上又看见了河边拥抱在一起的两个人，认出是陶釜和雪灵，嘴角浮起笑意，微摇了摇头，呼叫：“237，我是230！陶釜的飞机坠毁，但他本人却安然无恙地抱着人质，果然是命大福大……啊，敌情……”

“230”发现了正持枪冲向陶釜和雪灵的史密斯，来不及仔细瞄准，急速地向史密斯射出激光束，紧接着又发射出一枚火箭。

激光束从史密斯头上掠过，火箭弹在史密斯一侧不远处爆炸。史密斯慌忙就地一滚，滚到一个小沟里。他恶狠狠地骂着，举枪向飞机射击。

正掠开的飞机，尾部一摆，火光闪闪，达达地向史密斯射过一排机关炮弹，在史密斯周围连续爆炸。史密斯的手腕被弹片击中，激光手枪脱手，沿小沟向下滑落。

“230”的飞机拉起，直钻入云层。另一边，“237”的飞机却从云层中俯冲进入峡谷，对着史密斯隐身的土坡用激光炮一阵狂射，紧接着又发射出两枚火箭，打得土坡上烟尘弥漫。

峡谷另一端，随着隆隆的马达由远至近，若干架战斗直升飞机正穿透薄雾，沿峡谷飞过来。

史密斯惊恐地捂着受伤的手腕，爬出小沟，一瘸一拐地向树林里跑。

河边，陶釜正费力地给雪灵解着绑绳，最后不得不抽出伞兵刀，将绑绳一一割断。

雪灵顾不上手臂的疼痛，用不灵活的手去抽陶釜腰间的激光手枪，急叫：“快去救卓玛！快！”

陶釜忙收起伞兵刀，一手抽出激光手枪，一手拉着雪灵，向树林狂奔。

“230”的飞机再次俯冲进入峡谷，寻找着目标。

峡谷树林中，被捆绑在树上的卓玛显然听到了飞机的马达和枪炮声，想抬头看看，但塑料袋里已蒙上一层水气，白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

这时，定时器到时，咔的一声切断了绷紧的尼龙绳，塑料袋的弹力橡胶带一下子又箍紧了卓玛的脖子。很快，卓玛开始挣扎起来，身躯痛苦地扭动着。没多久，卓玛的头垂下来，不再动了。

那个负责联络的歹徒，早已经顾不上看管卓玛，正惊恐地四下张望。

透过树林的空隙，可看见空降兵正在降落，有的已经落在山头林中。

“直升飞机已经飞入峡谷，空降兵正在降落！史密斯先生，克拉娜小姐，快回来！”

不然就来不及了……”歹徒急声用对讲机呼叫，并没命地朝地潜艇垂直升降出入口跑，他一把掀开盖在上面的迷彩布，钻了进去，然后焦急地向外探头。

克拉娜跑来了，她浑身泥水，如落汤鸡一般。

负责联络的歹徒，探出身挥手叫着：“快，快进来！”

克拉娜如惊弓之鸟一头钻进升降出入口。

史密斯也远远地跑进树林，他浑身多处血迹，一瘸一拐十分狼狈。临近升降出入口时，脚下一歪，瘫倒在地。负责联络的歹徒慌忙跳出来将他拖了进去。升降出入口的门迅速关闭，紧接着旋转起来缩回地下。

陶釜和雪灵拼命地爬上一个斜坡，向树林跑来。

雪灵一手提着裙子下摆，一手抢过陶釜手中的激光手枪，发疯般地冲在前面。

远远的看见地潜艇的升降出入口正缩入地下，只剩下那块迷彩布和泥土还在旋转翻动；雪灵举枪狠狠射击，激光束打得那块迷彩布满是孔洞，但也已无济于事。随着隆隆声远去，那块地面向下塌陷了一大块，成了一个大浅坑，上面一些树木倾斜倒下。

雪灵和陶釜冲进树林，看见了被捆在树上、低垂着头的卓玛，两人一时呆愣住了。

雪灵扔掉激光手枪，猛扑上去，一把掀开套在卓玛头上的塑料袋，用手试着卓玛的呼吸，翻开卓玛的眼皮看瞳孔，又伏在卓玛胸前听着心脏。卓玛脸色发紫，瞳孔散大，气息心跳全无。

陶釜伸手在卓玛鼻下试了试，不由悲痛欲绝，眼泪涌出：“卓玛……”

雪灵猛推了陶釜一下，急叫：“快割断绳子！马上抢救！”

陶釜慌忙转到树后，挥刀砍断绳子，又将反捆卓玛手的绑绳一一挑断。

雪灵掏出卓玛嘴里的布团，迅速将卓玛平放在地上，自己跪伏下身，口对口地为卓玛作着人工呼吸。一抬头见陶釜正手足无措地站着，急叫：“你发什么呆？快配合我作心脏按摩！”

陶釜慌忙扔掉手中的伞兵刀，跪下身，双手伸向卓玛的胸部，略犹豫了一下，终于按了下去。

“不对！”雪灵抬起头厉声叫，“位置、手势、力量都不对！你难道没学过急救？”

“这个……理论上知道，但没实际训练过。几次急救训练课。赶上我正好请假……”

“躲开！”雪灵气恼地将陶釜推了一个跟头，她连续为卓玛作了几下心脏按摩，又伏身作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雪灵不间断地为卓玛进行着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脸上汗水流下。陶釜在一边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帮忙是好。他跪下身，用手中为雪灵擦着脸上的汗。

“看着我怎么做，”雪灵说，“万一我挺不住了，就接替我……不得间断……一定要救活她……”

陶釜忙点头：“我看着哪、……”

这时，从直升飞机上下来的武警战士和一些空降兵已经出现在树林中，陶釜忙站起挥手叫：“快来人哪！我们在这儿哪！”

武警战士们跑了过来。

雪灵说：“快问……他们中间有没有医生护士……”

陶釜大声问：“有没有医生护士？我是陶釜！这是雪灵！卓玛需要急救！”

武警战士围过来，一个年轻军官用对讲机报告：“两名人质全部找到，其中一名需要急救。请求医护人员火速前来……”

雪灵继续不间断地为卓玛实施着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已经显得十分疲惫，汗如雨下。

陶釜一边为雪灵擦着汗，一边焦急地叫着：“医生护士怎么还不来？”

“来了！”一个武警战士往远处指着。只见林外河边，一架有红十字标记的直升飞机已经降落，从里面跃出一些背着药箱和扛着担架的武警战士，直向林中奔来。近了才发现她们都是一些女兵，为首的是一名年轻女军医。她疾步跑上来，取下背着的药箱，蹲下身叫：“来了……啊，是雪灵老师！我……”

我是您的学生龙阿枝呀……”

雪灵抬头看了一眼，点点头急切命令道：“窒息引起的呼吸和心跳停止，马上注射呼吸兴奋剂和中枢神经兴奋剂，然后配合我作胸外心脏按摩！同时让她们准备作预防脑水肿和酸中毒的静脉注射以及输氧准备。快！”

“是！”那个叫龙阿枝的女军医飞快地打开药箱，熟练地用注射器吸取着药液，为卓玛注射，然后替代雪灵为卓玛作着心脏按摩。雪灵则继续为卓玛作口对口的人工呼吸。

几个女兵迅速将小型心电图仪的导线连结在卓玛身上，并组装着吸氧和输液设备。

陶釜和一些武警战士围在四周，紧张地注视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龙阿枝脸上也布满了汗珠。一个女兵忙上来摘去了她的头盔，为她擦着汗。

终于，心电图上出现了跳动的曲线。龙阿枝惊喜地叫：“雪灵老师，心跳恢复！”

卓玛的鼻翼微动，胸部微微起伏，开始恢复了呼吸。

“呼吸也恢复了！她活过来了！”

周围的人们一阵欢腾。雪灵脸上出现了笑意，疲惫得一下子瘫坐下来，陶釜忙扶住了她。

雪灵继续命令说：“密切注意她的呼吸和心跳情况，一旦发现异常，马上再次就地抢救，不得耽误！马上输氧！静脉滴注！”

“是！”龙阿枝兴奋地回答着，指挥女兵们道：“快！”

女兵们迅速为卓玛插上了输氧管，手举着输液瓶为卓玛输液。

雪灵用手推开扶着她的陶釜，道：“快去要潜水打捞设备，神女……在那边瀑布下的水潭里……里面有一瓶再生素，可以减少卓玛脑细胞的死亡……要快……”

龙阿枝忙接替陶釜扶住雪灵，同时打开自己背着的军用水壶，凑到雪灵的嘴边，雪灵连连喝着。

陶釜起身对那个拿对讲机的军官说：“快调潜水打捞设备，打捞神女！噢，还有，部分歹徒乘地潜艇逃跑，马上向上级报告！”

正打开对讲机开关的军官一愣：“什么潜艇？”

陶釜用手指了一下不远处塌陷的地面说：“地下潜艇，能在地下钻来钻去的新玩艺……”

入地难逃

夜幕降临，驻军指挥部内灯火通明。

首长正神采奕奕地讲着话：“……中央首长听说我们不到 8 个小时就解救出了我方两名被绑架的科技人员，夺回了国宝神女，十分高兴，在电话中表扬了我部所有参战人员。”

在场的军官和工作人员热烈鼓掌。

待掌声稍停，首长继续讲道：“中央首长指示我们，不要松劲，要将闯入我国国门的强盗全部擒获，或者将他们消灭在我国境内。根据现场击毙的

绑架者尸体和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绑架者目前仍然在逃。他们正在利用一种新式的运输工具在地下潜伏行进。这种叫地潜艇的新式运输工具，目前大家还比较陌生，现在请有关专家来介绍一下！”

专家站起身，他是一个只有 30 多岁、瘦小文弱、戴着近视眼镜的军人，引起全场一阵轻轻的议论。

他向大家行了个军礼，自我介绍道：“上尉研究员罗文刚。”

罗文刚转身在大屏幕上调出一个奇怪的东西——两头是圆锥钻头的圆柱体，圆柱体上还有两道环状齿轮一样物体，立刻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各位首长，这就是被称之为地潜艇或潜地艇的最基本的结构样式。潜地艇这个名称是相对潜水艇引伸而来的。由于潜水艇也简称为潜艇，所以人们称呼潜地艇时往往把‘地’字挪到前面来，叫成‘地潜艇’，这里也是有突出其潜地性能的意思。不过，也有根据它能在空中、水底、陆上和地下都能行走而称之为‘多栖潜艇’的，或干脆就叫它钻地艇，名称尚未统一。现在为讲解方便，暂时统称为‘地潜艇’。”

罗文刚停顿了一下，转了个话题：“现在我们人类社会已发展到高度科学文明，航天航海都取得很大的成就。上天不仅有飞机，还有宇宙飞船载我们开发其他星球。下海有各式各样的船舶。潜艇已能把我们载到一万多米深的海沟深处。但是，在入地方面却一直成绩不佳，科技研究也进展甚微，可以说是‘入地无门’。其原因就是地下有坚硬的岩石和可能遇到的巨大压力及炽热的岩浆。这就需要地潜艇有强大的动力和极坚固耐高温的壳体及非常耐磨的钻头材料，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技术问题，如地下导向等等，所以地潜艇的设想久久不能成为现实。近几年，由于新的核聚变燃料的发明和使用这种燃料的新型发动机的诞生，解决了地潜艇的关键问题——动力。随着原来用于宇航的各种强体耐高温材料的不断问世，地潜艇的制造已经成为可能。因此，一些国家开始进行秘密研究和试制工作。但是这么快就研制成功是我们所没有想到的。根据已获得的资料，地潜艇的构造及行进原理是这样的。屏幕上所显示的就是地潜艇的基本外形结构，两个圆锥钻头是它的锥体掘进器，圆柱体是它的艇身，围绕艇身的两个环状斜齿轮是它的拨土轮。地潜艇一般有两台发动机，只要开动一台就可以使地潜艇正常运转，另一台留作备用或两台交替使用，两个锥体掘进器互成相反的方向转动，两个拨土轮也和各自邻近的锥体掘进器成相反的方向转动，这样可以相互克服掉它们旋转产生的扭力，使地潜艇行进时艇身保持平衡，不致于横着打滚或偏转。”

罗文刚调了一下仪器键，屏幕上模拟的地潜艇两个锥体掘进器和两个拨土轮都旋转起来，切削着土石，地潜艇缓缓向前推进。

罗文刚继续讲解着：“地潜艇就这样切削着土石，并将土石推向后面，向前钻进。

一般在泥沙和软上层中，单靠机械掘进就可以前进或后退。遇到硬上层和岩石，前方的锥体掘进器便发出多束强激光，将岩石气化击打成蜂窝状，同时发出高频振荡将岩石震碎，然后再向前掘进……”

有人问：“这个家伙在地下前进时，周围全是坚硬的岩石，它怎么拐弯儿？”

罗文刚回答，“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是锥体掘进器可以向四周各方向作微小的转动，需要往哪个方向拐就往哪个方向转动前方的锥体掘进器。二是在靠近前后锥体掘进器和拨土轮的艇身内各安有 4~8 只撑脚。如需要向

左拐，前头右边的撑脚便伸出，将艇身前面部分向左顶，前锥体掘进器便会向左刮削，后面的撑脚则恰恰相反。于是，随着前进，地潜艇便逐渐向左拐过去。看，就如同屏幕上模拟显示的这样……”

又有人问：“地下全是岩石，它怎么观察前后周围的情况？”

“它装备有感应透视和震动回波探测两种仪器。前者可观察百米以内的细微情况。

后者探测距离一般可达十多千米。但分辨率不如前者。其原理与地震勘探相同，也可称为‘地下声呐’。它在地下时，与地面的联系也是依靠此类原理的震波通讯仪器。据情报，有的国家还正在研制中微子和地电一类的通讯仪器。当然，地潜艇还装备有陀螺仪和加速度仪，以便随时确定自己在地下的位置，再根据事先绘好的地图判断周围的地质地形情况。它的内部结构，虽然曾有多种设计，但是基本结构是相同的。都有动力行进部分、壳体结构部分、指挥操纵部分、通讯探测部分和生活保障部分，用于军事目的的还有武器装备部分。这一点和潜水艇很相似。大型地潜艇，艇身直径近 20 米，长近百米，内部上下分好几层，各种设施一应俱全，而且，它的氧气和水都可以循环使用，并有食品储存冷库。一次补给便可以在地下潜伏很长的时间。地潜艇还有一些独特的结构。一是垂直升降出入口。一般情况下它只靠近地面，艇身并不露出，以便隐蔽和随时转移。

这时，它只要将垂直升降出入口向上——用上面一个小的锥体掘进器钻透土层，露出地面，进行观察了望和伸出天线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络，也可以打开小门供人员出入。当然，还可以用武器攻击地面及空中的目标。携带导弹的地潜艇就有类似升降出入口一样的导弹发射口。二是水翼和浮力气囊。由于外壳十分厚重，地潜艇比重远大于水，不能像潜水艇那样靠注水排水在水中自由沉浮，所以它多数时间是在水底爬行。需要浮在水中和露出水面时，则要靠水翼产生升力和用气囊增加浮力。水翼还安有向后喷水的装置，来加速地潜艇在水中的速度。水翼和气囊平时都是隐藏于艇身内的，需要时才从艇身两侧或顶部伸出。”

罗文刚稍稍休息后，总结似他说：“地潜艇的出现有很大的科学和经济价值，也有很大的军事价值。地潜艇今后可以在地下从事科学考察、研究火山地震、开挖隧道、开采地下矿藏和在深海海底考察。以开挖隧道为例，10 千米长的隧道按常规方法至少需要一年，而用地潜艇——如不考虑排除渣石等工作的话，一个小时就可以打通。在军事上，它可以携带核导弹在地下和深海长期潜伏，加强第二次核打击的力量。同时它可以直接摧毁敌方地下深处的掩体、指挥部、导弹发射井等。必要时，也可以露出地面作战。

这使未来的战争增加了地下和深海的战场，更加立体化。不过目前它还是发展初期，缺点很多。它速度慢、笨拙、目标大、噪音大。出地面还会甩得土石乱飞，尘土遮天蔽日，所过之处，地面会被破坏出一条大沟。在地下，时速也不过十多千米。而且，地下坚硬的岩石会很快磨损它的锥体掘进器和拨土轮上的锯齿，尽管有的地潜艇可以在地下随时更换磨损的钻齿等部件，但最大活动半径目前估计也只有 600 千米左右。它行进时所产生的噪音和震动，很容易暴露自己，用较灵敏的地震仪就可以测出它在地下的位置。因此，只要掌握它的弱点，是可以防范的……”

有人问：“有专门对付它的武器吗？”

“目前还没有。”罗文刚回答，“不过不难对付，它只要离地表较近时，

可以用重型炸弹、火箭、重炮群炮火，摧毁或震坏它的设备。它如果在很深的地下，打击就难一些……”

“那我们国家现在有地潜艇吗？或者说是否正在研制？”

“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罗文刚风趣地摊开双手，“我只能说无可奉告！谢谢各位首长！”

人们对罗文刚报以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首长起身道：“罗文刚同志是地潜艇研究方面年轻有为的专家，上级对地潜艇在这次绑架活动中的出现十分重视，立即派罗文刚等同志组成一个小组，乘直升飞机赶到现场，看了有关地潜艇留下的痕迹，判断是一艘中型地潜艇，艇身直径约6米多，长约30米，在地下行进最高时速约10千米，在水底爬行时速约为25~30千米。现在请看屏幕！地潜艇出现的无名峡谷在这里，距边境直线距离有200千米。如果它完全在地下潜行的话，最快也得在明天中午才能到达边境。它如果想在明天天亮之前逃出边境的话，它必须从地下钻出来，利用河流水下爬行提高速度。从它选择无名峡谷附近作为潜伏地点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看，这里峡谷纵横，东西都临近流向境外的大江大河及其众多的支流，可谓左右逢源。估计它来的时候，大多数路程是从河底爬来的，这一点我们邻国前些天的一篇新闻可以证实。这篇新闻的内容是河边居民发现河底隆隆作响，泥沙翻滚，开始以为是地震先兆，后来又认为是水下不明物体，其实是它在作怪，包括弄坏了人家两座小型拦河坝。”

首长略一停顿，又继续说道：“从这次绑架案件发生后我们收集的各方面情报分析，绑匪为此是付出了巨额代价的。他们事先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策划。然后动用了一切先进手段。包括隐形飞机、航天飞机和最新的地潜艇，以保证他们的阴谋得逞。究竟为什么呢？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其政治背景，或者官方介入。因此，我们判定是某国际犯罪集团所为。自从雪灵医生发明再生素后，就解决了医学上人体器官病损后的最大难题。

它不需要器官移植，只要将病变部位切除，用再生素促其再生，就能有效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当然，绑匪们看中的不是它的医疗价值，而是巨大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自从神女被发现后，雪灵医生一直在从事使其复活的药物研究，并取得很大进展，如果成功那将是旷世功勋。以往有些世界巨富，他们身患绝症而当时又救治无术，就幻想日后科技的发展，能挽救他们垂危的生命，于是就将自己冷冻起来，以待时日。如今雪灵的研究成果对他们如同上帝的福音，只要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再大的代价是在所不惜的。

就此而言，雪灵医生简直是无价之宝，将她的发明窃取到手，亿万财富就会滚滚而来，我看这就是绑匪们不顾一切想要达到的目的吧！为什么还要神女呢？这很简单，绑匪们绝不是文物爱好者，他们的用意是，如果千年冻尸神女能在他们手上复活，那将具有多大的宣传价值。当然，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不会得逞的。现在，雪灵和卓玛医生已被我们救出，神女被雪灵藏得很隐蔽，正在打捞，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帮失败的绑匪妄想借助先进的地潜艇逃脱法网，不受惩罚。那他们今后还会肆无忌惮地继续其罪恶活动，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我们必须将其擒拿法办，否则就坚决消灭。

“现在，我们已经紧急动员了地方有关区域的地震监测网，严密监视地下情况。同时，由罗文刚小组带来的9台探测仪器也已经由直升飞机运抵通向边境的重要地段设卡。

由地震部门、地质勘探部门所支援的探测仪器也正在调运途中。我们

的侦察飞机正在有关区域上空轮番飞行，一旦地潜艇在浅水中偶然露出艇身，就可能被我们侦察飞机的机载雷达发现。还有，我们装载重磅炸弹的轰炸机正在机场待命，一旦发现目标马上起飞拦截攻击。同时也准备由直升飞机携弹前往目标可能出现的地段和边境地区，守株待兔，专等地潜艇到来。我们命名这次行动为‘猎兔行动’。由于战斗有可能在离边境较近的地方进行，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向邻国通报了情况，以求谅解。现在，我命令：‘猎兔行动’开始！”

无名峡谷瀑布水潭处，不断发射的照明弹将夜空和峡谷照得如同白昼。众多的武警战士在周围警戒。若干架直升飞机的照明灯光直射水潭。水潭中，潜水员和其他打捞作业人员正在忙碌着。

水潭岸边，停着那架漆有红十字的直升飞机。雪灵由女军医龙阿枝扶着，站在直升飞机旁，注视着打捞情况。

直升飞机内，昏迷不醒的卓玛正接受吸氧和输液的治疗。几个女军医通过仪器监视着她的呼吸和心跳……。

陶釜站在水潭中的一个橡皮舟上，指挥着打捞。

停留在水潭低空上的一架直升飞机正在收紧吊索。水面水花翻动，装载着神女冰箱的气垫担架车渐渐被吊出水面，在橡皮舟上陶釜等人的扶持下，缓缓移向岸边。

雪灵已经迫不及待地扑上去，伏在冰箱上，激动万分地注视着冰箱内的神女。

雪灵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陶釜和龙阿枝不约而同地从两边扶住了雪灵，龙阿枝轻声提醒道：“雪灵老师……”

雪灵镇定住自己，对陶釜说：“检查冰箱情况，接通电源，保护好神女。交给你了！”不等陶釜回答，她迅速打开神女冰箱一侧的暗箱小门，从里面取出一个密封的塑料包，急切地向救护直升飞机跑去。龙阿枝紧随其后。

雪灵跑进直升飞机内，伏身在卓玛身边，撕开塑料包和里面的减震泡沫塑料层，里边是若干小瓶药剂和注射用具。她拿起其中一个比小手指还细的玻璃瓶，瓶内有豆粒大小的一点粉末状结晶物，她又拿起两小瓶溶剂，对身边的龙阿枝说：“马上注射再生素！”

夜，驻军指挥部内灯火通明，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而又有有条不紊。

巨大的屏幕正显示着有关地区的地域图。沿边境不远处和一些重点地区的众多亮点表示各震动探测点组成的防线，若干移动的亮点表示正在夜航的侦察机。

首长在室内缓缓踱步，不时地偏头看一下显示屏幕。

罗文刚与另外几个军官坐在一起，静静地注视着屏幕上情况变化。

突然，屏幕上红光一闪，稍纵即逝。

值班参谋报告：“机载雷达发现可疑目标，距无名峡谷直线距离 167 千米，距边境 31 千米。从地形上看，这里是水深流急的峡谷河流。有可能是地潜艇在水下爬行时遇浅滩或暗礁，偶然暴露出艇身……”

首长没有开口，只是停住脚步，盯着显示屏幕。

屏幕上表示侦察飞机的亮点正在发现目标处盘旋，然后又沿峡谷往返飞行。终于，红点再次出现，瞬间即逝。

“目标再次出现！”值班参谋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提高了声音说，

“已经沿河移动了将近一千米……就是它！”

罗文刚看着手表计算着说：“差不多达到时速 32 千米，跑得好快！开足马力加顺水，有可能……”

首长点头说：“做贼心虚嘛！不过，干了坏事想跑，不那么容易。命令附近机动直升飞机携带震动探测仪起飞前往目标前方设卡探测。同时，第一组轰炸机携弹起飞，寻找战机实施攻击！第二组轰炸机 15 分钟后起飞，准备实施第二波攻击！第三组待命。

‘守株待兔’的直升飞机暂不要动，留作第二道防线……”

随着命令的下达，直升飞机起飞，两架轰炸机也先后飞离跑道，直插夜空。屏幕上很快出现了直升飞机和轰炸机移动的亮点。

时间正一分一秒地过去，直升飞机先后到达预定的地点，战士们在山地上安设着震动探测仪器。两架轰炸机飞近发现目标的地方，而目标却没有再次出现。指挥部中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

罗文刚说：“从地形上看，在它的前方，河流有个近 20 米的跌水瀑布，对地潜艇来说如同下台阶，是很危险的，容易摔毁或卡在岩石中抛锚。按常规它会钻地绕过这个瀑布，那样我们的仪器应该能探测到它在地下行进时所产生的震动。”

这时，红点再次出现在屏幕上。值班参谋惊喜激动地报告：“目标再次出现！它果然又钻到了地下，企图绕过跌水瀑布，我们两台震动探测仪同时测到了它……第三台也测到了！距边境 17 千米！”

屏幕上的平面地域图瞬间变成了局部地区上下切面图，显示着地潜艇所处位置的深度。值班参谋报出有关数据：“目标现在距山顶有 1100 ~ 1340 米，行进时速 9.4 千米。

估计它很快将绕过瀑布，再次进入河道。”

主显示屏幕又变成平面图，显示着地潜艇与各探测点及轰炸机的位置。

罗文刚迅速计算后报告：“估计再过 4 分多钟，它将返回河道。那时，它的震动将会减弱，从我们仪器的位置距离来看，探测到它将较为困难……”

首长迅速下达着命令：“命令轰炸机飞向目标上空，务必捕捉到地潜艇进入河道的瞬间发起攻击！”

轰炸机向地潜艇可能出现的河段靠近，地潜艇果然从峡谷一侧的大山下驶向峡谷底部的河道。正当它在河道露头的一瞬间。飞临峡谷上空的一架轰炸机俯冲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可惜炸弹略偏，落在峡谷一侧倾斜的山坡上爆炸，地潜艇受惊急停，倒车后退，钻回峡谷一侧的大山下。这时，另一架轰炸机也俯冲投弹，炸弹落在地潜艇刚才在谷底探头处爆炸。但地潜艇已退至大山深处，显然没有受损坏。

指挥部内的气氛有些沉重。

值班参谋汇报说：“第一枚炸弹弹着点偏出目标，第二枚炸弹时机错过……第一波攻击失败。现在第二组轰炸机正飞向目标，准备寻找战机，实施第二波攻击……”

首长沉思片刻后说道：“它可能发现我们控制了河道，会舍弃水路，直接从地下逃往境外……那么，下一个攻击点……”

“它现在在大山底下，距山顶都在千米以上，照这个深度是无法攻击它的……”罗文刚仔细观察地形图后说，“但愿它在通过横在它前方的那条峡谷时，犯一个低级错误——因急于逃跑而不下潜，那么它离峡谷谷底的深度

会浅一些。……”

一个作战参谋马上调出有关那条峡谷的资料，并汇报说：“根据各探测器的资料判断，目标现在的位置和前进方向，想逃出边境必横穿此条峡谷。此峡谷深 800~1300 多米，谷底宽一般不足百米，最窄处只有几十米。平时只有一道浅浅的溪流，地潜艇是无法利用的。但此处不但离边境较近，而且还是我国与两个邻国的一个三国交汇的敏感地区。”

尽管我们已经向邻国通报了有关情况，但我们这次大规模的空中军事行动，仍然引起了他们的警惕，他们加紧了在边境的空中侦察和巡逻，其边防部队也处于戒备状态

“可以理解。”首长点点头，“不过，这条峡谷毕竟是在我国自己的领土上，而且离边境还有一定的距离，只要不越过边境，就不要理会他们有什么反应。也许人家戒备也是为了打‘兔子’嘛！看来，这只在地下打洞的‘兔子’选这个地点越境是别有用心。”

首长随后命令道：“命令第一组‘守株待兔’的直升飞机飞往这条峡谷，作好一切攻击准备，等待目标的到来！已临近目标的第二组轰炸机，要紧盯住可能出现的地方，一旦目标企图再次进入峡谷河道，务必抓住战机，实施攻击！”

这时，屏幕上根据探测仪发来的讯息，标示出地潜艇的红点突然停顿下来，变成了虚线，在原地闪烁着。很快又变成了红点，继续向前推进。但没过多久，连续重复出现上述动作。

罗文刚有些疑惑他说：“它好像不断地停机，不知是什么原因。难道是出了什么故障？又不大像……”罗文刚抓起话筒呼叫：“551，我是 550！‘兔子’不时出现停顿，是部分停机还是完全停机？”

一个在直升飞机旁操纵震动探测仪的军官回答：“两次震动波消失，是完全停机，其余是震动波减弱，是部分停机。”

罗文刚又问：“你的感觉，‘兔子’在干什么？”

军官回答：“‘兔子’有在第一次打击时受伤出故障的可能，但现在还难以判断。”

根据它速度未减、行驶方向准确来看，主要部位应该没有故障。刚才拐弯调头时，它停了好几下，有些笨拙，大概故障可能出在转向或转向操纵上……不过，还得再观察观察。”

“550 明白！‘守株待兔’计划攻击在即，有情况请及时报告！”

此时，屏幕上显示的地潜艇仍在向边境峡谷前进，两架直升飞机已经飞临峡谷上空。

值班参谋不时报告着：“目标距峡谷 1250 米，1200 米，1150 米……”

地潜艇突然停顿下来，一连数分钟原地未动。

罗文刚说：“但愿它不下潜，或是因为故障不能下潜……”

地潜艇终于又动了起来，它没有下潜，保持原来的方向和原深度向峡谷继续前进。

主屏幕交替变换着平面图和切面图，显示着地潜艇位置的深度和与峡谷的距离。

值班参谋继续汇报着：“按此深度和方向计算，目标将在峡谷最窄处——谷底宽只有 34 米的地方通过峡谷。按目标的速度，通过峡谷谷底的时间为 10 秒左右……”

首长微微冷笑：“它选了个不错的地方……命令第一组的两架直升飞机，务必抓住目标通过峡谷谷底的瞬间时机，将两枚5吨重的炸弹连续准确地投到目标头上，不得有误！”

告诉他们，祖国的尊严和世界首次击毁地潜艇的荣誉都寄托在他们身上。成功后，我为他们请功！”

这时，屏幕显示地潜艇已经行进到离峡谷几百米的地方，又停顿了一瞬，突然加速直冲向峡谷。

这时，主屏幕成长时间切面图状态，可见两架直升飞机已下到峡谷中间的地方。地潜艇距峡谷越来越近。

值班参谋紧张地报着数字：“目标距峡谷150米，100米，50米！目标即将通过峡谷，深度距谷底67米……目标距峡谷20米，10米！”

待机的直升飞机根据地面指挥果断地准确投弹，巨大的炸弹脱离弹舱，呼啸着朝峡谷落去。另一架直升飞机紧接着也投下一枚炸弹。两枚炸弹先后落入谷底爆炸，震动波在峡谷轰鸣，回响。正通过谷底地下的地潜艇在震动波的冲击下，顿时呆楞般地停住，然后颤抖起来碎裂、爆炸，在峡谷沟底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陷坑。

指挥部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值班参谋激动得声音都在发颤：“攻击成功！目标在地下爆炸……”

罗文刚抓着话筒激动地询问：“……551，我是550，‘兔子’真的炸毁？！”

对方也激动地回答：“没错！一共三次爆炸，两次在地表是炸弹，后一次在地下60多米处，是‘兔子’。估计是它的核聚变发动机爆炸了，也可能是它携带的常规武器弹药……”

罗文刚继续说：“马上继续监测地下情况，并且尽快将几台仪器的记录数据汇总过来……”

抑制不住兴奋的首长回头看着罗文刚，问：“还有什么疑问吗？”

罗文刚站起身说：“目标的确在地下发生爆炸。不过……我希望等有关数据汇总研究后，再向中央汇报……还有，部分监测仪器也最好先不要撤离……”

首长拍拍罗文刚的肩，道：“慎重一些也好。命令相关地区监测点暂不撤离，继续监视地下情况。”

这时，几个女兵已经打开了几瓶红葡萄酒，将第一只斟上酒的杯子递给首长，首长将酒杯递给罗文刚，说：“你是这次行动中的功臣，第一杯酒理应敬给你。”

罗文刚刚要推辞，首长已接过女兵递来的另一杯酒，举杯道：“来，为这次胜利，也为了中国不久的将来也有地潜艇，干杯！”

尾声

某医院特护病房内，一边放着在透明冰箱内的神女，一边是在加压氧舱内仍然昏迷不醒的卓玛。

雪灵满脸倦色地坐在沙发上，托腮凝视着，那神情像是在守护着她的

两个沉睡的姐妹，正等待着她们的苏醒，陶釜也失去了平时俏皮的神情，焦急地在一旁陪伴着她。

身穿白色工作服的龙阿枝轻轻走到雪灵身边，说：“雪灵老师，一切正常。卓玛老师的情况也正在好转，估计不久就会清醒过来。您已经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睡一会儿吧！这儿一切有我哪！”

雪灵微微摇了摇头，仍然凝视着卓玛。

龙阿枝没有再说什么，也默默地坐在雪灵身边。

室内一片沉寂，三个人都在默默地期待着卓玛能有一点动静，哪怕痛苦呼唤也好。

时间折磨着人们的耐心……卓玛终于动了一下，发出微微的呻吟。

雪灵和陶釜一个箭步上前，伏在卓玛身旁，轻声呼唤：“卓玛！卓玛！”

卓玛微微睁开眼睛，目光呆滞，神情木然。

跟过来的龙阿枝兴奋地叫：“雪灵老师，她醒过来了！”

雪灵打开加压氧舱，靠近卓玛，继续轻声呼唤：“卓玛，是我！”

卓玛认出雪灵，声音微弱地叫道：“阿姐……老师……”

龙阿枝说：“雪灵老师，看来卓玛老师神智清醒，大脑恢复得很好……”

雪灵泪花闪闪地抱住了卓玛。

卓玛目光四下寻视，眼里透着惊恐：“他们……”

陶釜安慰她说：“你是说那些歹徒吧？他们已经被消灭了！不用怕，这是在咱们部队的医院里。”

雪灵将自己的脸与卓玛的脸紧贴在一起，泪如泉涌。

卓玛望着陶釜放心地哦了一声，疲倦地闭上眼睛。但突然她又睁开眼，急切地问：“神女……”

“神女夺回来了，好好的。你看，就在那儿！”雪灵用手指向神女。

卓玛吃力地欲坐起，雪灵忙抱住她使她坐起来。卓玛深情地望着神女。

透明冰箱内的神女正沐浴在从窗口射进来的朝阳中，被淡淡地染上了一抹橘红色，显得更加生动美丽。

卓玛嘴唇颤抖着，欲说什么，两行热泪从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里涌出……

